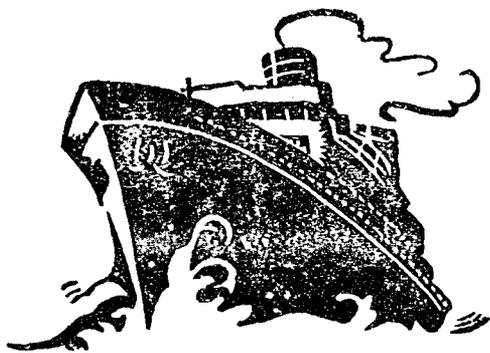


西遊回憶錄

沈有乾著

西風社發行



沈有乾著

西遊回憶錄

西風社發行

目次

序	V
(十) 定名	一
(二) 宗旨	二
(三) 資格	三
(四) 準備	四
(五) 選科	六
(六) 擇校	六
(七) 治裝	二
(八) 船上	三
(九) 沿途	六

(十) 登陸·····	(一〇)
(十一) 到校·····	(一一)
(十二) 士太·····	(一二)
(十三) 備刷·····	(一三)
(十四) 膳宿·····	(一四)
(十五) 費用·····	(一五)
(十六) 插班·····	(一六)
(十七) 上課·····	(一七)
(十八) 考試·····	(一八)
(十九) 課外·····	(一九)
(二十) 參觀·····	(二〇)
(二十一) 天象·····	(二一)

(二十二)	待遇	(六)
(二十三)	暑假	(七)
(二十四)	借讀	(七)
(二十五)	奇遇	(七)
(二十六)	哈大	(七)
(二十七)	哥大	(七)
(二十八)	新校	(七)
(二十九)	協進	(七)
(三十)	紐約	(七)
(三十一)	華府	(七)
(三十二)	旅行	(七)
(三十三)	瀑布	(七)

(三十四) 坑原·····	(一〇)
(三十五) 歸途·····	(一〇)
附錄一 中美文化之異同·····	(二六)
附錄二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二七)
附錄三 我所見的美國人和美國人所見的我·····	(三五)
附錄四 錯誤的標準化·····	(三四)

序

本書所記是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事情，是零零星星在三年內寫的。因為動筆之前並無通盤計劃，先後作風當然不大一貫。原先在西風月刊陸續發表，這種弊病不很明顯，現在刊印單行本，又不能大加修正，唯一的補救方法是請求讀者切莫一次讀完。

因為本文的字數不大夠一本書，搜羅了四篇附錄，也是發表過的。兩篇曾載西風月刊，「我所見的美國人與美國人所見的我」曾載宇宙風，「錯誤的標準化」曾載衆生。

一九四一年一月

沈有乾

西遊回憶錄

(一) 定名

我從中國到美國是向東航行而去的。

從本位文化立場講，在東夷之西，西戎之東，南蠻之北，北狄之南的中國，到了歐美人士的言論或著作中便成爲非但是東方的，而且是遠東的支那。美洲我們始終覺得是在大太平洋之東，他們却認爲是在大西洋之西。惟有二十五年前曾經見過一張「姚明輝製」，「定價四萬萬元」的地圖，居然切實履行若干作家的真言，承認世界文化中心已從大西洋移到太平洋，竟毅然決然稱舊半球爲西半球，新半球爲東半球。可惜那種太平洋本位的地圖我迄今尙未見到第二張，更不知有多少人連一張都未見過。



這本月刊的材料大部份譯自東風吹來的美國雜誌，但仍然採用「西風」的名稱，我寫了東遊的回憶，當然不得不將錯就錯地定名為「西遊」記。

反正現在世界上的人類大半都以標準化的錯誤（參閱附錄）為他們立身處世的根據。人家正在用整軍的方法求和平，用轟炸的方法求親善，我何妨用西遊記的名義記東遊事迹，來湊湊熱鬧。須知只要先把魚捉來放在木頭頂上，「綠木求魚」確是最簡便的辦法；假定肯多費時間，繞道南北極，——又能夠不凍死——「南轅北轍」也不一定沒有甚麼矛盾。

（二）宗旨

不消說得，我赴美的目的是求學。不過我乘便也會參觀過工廠，遊覽過名勝，參加過學術年會，甚至演講過有關中國的題目，希望不要因此有人以為我是專門出去宣傳，講學，代表，或以考察實業的名義旅行遊歷的。至於求學何以要

出國，出國何以要赴美，那却與「宗旨」無關，應當在「理由」一節回答。但這節是本篇所不備的，因為那兩個問題不是我能回答的，並且我也並無回答的責任。我只是在小學畢業的時候服從家長命令，投考清華學校，幸被錄取罷了。當時的清華學校完全為預備學生留美而設立，一經考進之後，休想不留美，因為那比「騎虎難下」還難。

(三) 資格

所以我是以清華畢業生的資格留美的。取得這資格的關鍵是考進清華學校。我那是雖已在小學讀過三年半的英文，但程度非常之差，幾乎不敢去考。後來能被錄取，大概因為國文尚算清通，算術居然毫無錯誤，且在最短期間繳卷。在南京初試時史地也是考的科目，但大概不佔重要地位，因為我記得地理繳了半本白卷。一個題目問中國四大平原的名稱。我的答案只是把原來的問句改為那時尚未

通行的填充式試題，寫了「中國四大平原爲」七個不成句的字之後，便像近年夏天常見的投考青年們那樣，在考場中呆若木雞般坐了整個鐘頭，既不捨得繳卷，又不能想像下面應當寫甚麼。那時也太老實，不曉得通融辦理，把平原所佔的省份寫幾個下來。

南京初試錄取後，到校時尚須複試。複試的算術題用英文，題目的意義不清楚，只得憑着猜測解答。後來從研究算術心理的專家處曉得，這種情形是很普通的。一個不能理解應用題而常得正確答案的學生曾有這樣的口供：「若數目不止兩個，我把他們加起來。若只有兩個數目，我用減法，除非有一個數是很小的。如果這樣，我就用乘法。但倘若可以除得盡，我就用除法了。」這也就是我當時的秘訣。

(四) 準備

取得留美資格與啓程赴美之間經過九年的準備。唯一遺憾是回國之前未能得着同樣充分的準備。

當時的清華原分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八年工夫好不容易要終了的時候，同級的一部份因為全校同學罷課尚未終止，未參加畢業考試，學校當局就添了一班大學二年級——原有高四改爲大一——勸我們多留校一年。但後來又把這辦法取消了，所以我們那級同學有空前絕後的特別充分準備。

有一位教育家曾在教育刊物裏誤列清華爲教會學校，鬧了一大笑話。但當時的清華除了不是教會學校而外，確乎一切都像教會學校。通常所認識的教會學校特點並不是他們的宗教色彩，却是他們的洋氣。清華的洋氣，確乎十足。凡可以用英文的地方，未有不用英文的，甚至不應當用英文的地方，也不免常用，例如校歌，兵式操的口令，以及傳說中某同學的家信。在這種情形下活了九年，用英文讀書，聽講，發言，作文，自非學會不可。此外，美國的風土人情，禮貌儀

式，也學了不少。

有時我幾乎感覺我們的英文用得太多，學得太好了。用得太多的弊病是非用不可，在不懂英文的人面前也不免夾着英文講話。學得太好的弊病是美國人的不通地方可以看出來，有時非常不好意思。記得我在論文裏有“Logical analysis as well as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shows……”一句，教授將最後的s去掉，弄得我非常之窘，只得將“……as well as……”改為“Both……and”敷衍過去。有一位同學曾在美國參加優生學家的集會，會中有人提出，“eugenic”這字前面為甚麼不用“and”而用“a”大衆不知所對，那位同學倒很明白。但請問：他應當講出來還是不講出來好？

(五) 選科

在我們尚未輪到畢業的時候，清華畢業生留美修習的學科必須與校長共同商

議之後決定。據說，校長從無改變意見的必要，或者，換句話講，學生從無堅持意見的可能。這當然是一種好現象，因為就大體講，學生的意見總不如校長的值得堅持。

在我們已經畢業赴美之後，清華設了一個職業指導部或處，請人負責指導將近畢業的學生。至少在理論上，科學方法的指導應當比個人指派的效果更好，但這兩種益處我們那級同學都未得到。

那時學校裏正忙着換校長。彷彿青黃不接的時期，我們自己的幻想成爲最後的正式決定。的確，我們也聽過幾次「職業指導」的演講，但那些演講是絕對不能發生指導的作用的，因爲每一位專家都說中國缺乏他那種事業的人才，每一位專家都說學他那門學科的人應當德智體三育兼優，從這種議論當然不能得到誰應當學甚麼的根據。

我當時所選是心理學，大概就是因爲感覺到選科的困難，以爲心理學能夠指

導我解決這類問題。但一經選定心理學之後，選科的困難當然不復存在，我後來也並未專門研究職業指導。

至於心理學究竟是不是我最適宜於研究的學科，我迄今未能決定，或者永遠無法決定。很多時候我覺得不是，那倒並不完全是在夏天說冬天好，在冬天又說夏天好的那種心理。我後來曾經學過一些統計學和論理學，對於這兩種學科的興味似乎比心理學更加濃厚。不過統計學普通與經濟學連在一系，論理學普通與哲學連在一系，教學研究的機會比較少，否則或者已經替代心理學而成爲我的主要工作了。

(六) 擇校

選擇學校比選擇學科更不容易，一則學校比學科多，再則甲校與乙校的差別往往不如甲科與乙科的差別明顯。我們選擇學校的根據不外乎以下幾點：各校自

印的「概況」類刊物，在編英文留美指南，校內教師的經驗與意見；在美朋友的通信。此外，有些美國學校在清華的刊物上登有歡迎中國學生的廣告。記得某校廣告中有「兩性的男女兼收」(Men and Women of both sexes are admitted)一句笑話，至今未能忘却。但這種廣告對於我們大概並無多大影響。

且概況一類刊物只是備查的，對於毫無成見的人當然毫無用處。但在已有相當眉目的時候翻翻，也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錯誤，學文學的不至於誤選理工學院，男生不至於誤進政學院。

參閱留美指南一書似乎最有用處，因為各校情形並列，除了校址，氣候，學科專長，還有生活費用的估計，中國學生的待遇等種種題目，都是我們所最要知道的。各種學界的最新快報，恐怕得力於這本書不少。但過分相信了它也會上當的，因為書中各種消息是用問卷方法從各校的中國學生打聽來的，而他們的見解必然地缺乏共同的標準。雜誌所用的估計往往只是個人生活程度的反映。美國人的

「親善」或「鄙視」態度大部份也決定於自己是否善於交際或不懂禮貌，未必是「參觀的事實」。

教師可以按照他們的意見分爲兩派，一派勸我們進規模小的學校，一派勸我們進規模大的學校。人少的學校有種種好處；師生間有親切的接觸，中國學生有參加課外活動的機會。好些同學在到校之先用電報通知了確定時刻，便得校長或某位教職員親到車站恭候的光榮，中國學生被較小學校的重視即此可見。太大的學校則則相反，一課室可以多到幾百個學生，教授的面孔也看不清楚，課外如想見他，約定了時間還得等候輪到你，平常的問題都出助教解決。但大的學校當然也有好處，講的教授有好的實驗室，好的圖書館，都是小的學校所不能及的。好在大小兩種方劑並不絕對衝突，多數同學採用先小後大的折中方案。

我爲甚麼選了卡丹佛大學 (T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說起來是很有趣味的。我們在高等科了年級的時候，一位美國女教員介紹我們和美國

中學生通信。因為她有一位朋友在士大附近一個中學當教員，我們便和那個中學的學生通起信來。這完全是偶然的。這一班通信朋友不久興趣減低，大多數寫了兩三封後就不寫了。唯獨我的對方談得很投機，直到他進了士大，我快出國的時

候，還未停止。他的信引誘我進了士大。

向例清華同學的出國旅費不經各人的手，學校和監督處代辦一切，從上海送到預定的學校。但以後轉校的旅費監督處概不另付，只可從每月的生活費上節省下來，或預支回國旅費的一部份。因此幾乎沒有人願意先到西美，雖然西美有很好的學校，西美的風土人情很值得觀察，西美的氣候非常溫和。恰巧我們出國的時候監督處新改章程，轉校的路程若是由西而東，可以另支旅費。所以同班二十九人中到加立福尼亞州的有四人之多，一個進加州大學，三個進士大。

(七) 治裝

我們當初有一種後來證明爲錯誤的偏見，以爲美國東西比中國貴得多，所以一切服裝用品應當盡量在出國以前購備。多數同學在服裝上花的錢太多了，但害處不僅是花錢太多，還帶了些不必帶與不適用的東西。

據我個人的經驗，在中國裁縫處定做的西裝總不如在美國買的現成衣服配身舒適，皮鞋亦然。這是不應當多帶衣着的「大理由」。到士大的幾個人還發現了些別的理由：那邊的天氣太好，衣服可以不分冬夏。那邊的校風特別適平，可以穿絨線衫，黃絨袴，領帶也不妨省略。所以其要一身藍嗶嘰已夠應付其切交際上的事變，其餘都是不必帶的。

我們還有一種通病，是所帶手提箱太大。「大」當然是好處，但「大」了不得不「重」，自己手提不便，若請教「跑腿」(Hopper 同音)，每次美金四開(或作「瓜豆」，意即一元的四分之一)，太不經濟。

最後，我願意向準備出國的人進「忠告」，勸他們在下列三種方案中選定一

種：

(一) 不要帶茶葉。

(二) 衣箱裏不要放樟腦丸。

(三) 茶葉要放在衣箱外面。

任何第四種辦法必至引起以下三種嚴重後果之一：

(一) 將旅行過這樣遠路的茶葉全部放棄，怎捨得？

(二) 將樟腦味已吸敗至飽和點的茶葉自己享用，怎容忍？

(三) 將世界聞名的中國茶葉請外國朋友欣賞，怎爲國貨宣傳？

(八) 船上

18

我們搭的船是提督公司的麥金雷總統號 (President McKinley)。這條船，據船上發出的紀念小冊子說，是完工才一年的新船，原名樞石邦 (Keystone

長五百三十五英尺，寬七十二英尺，深五十英尺，載重士萬二千噸，速度每小時十七海里，合三十英里，船員二百五十二人，可容乘客七百六十人。這樣的船比了現在大西洋中航行的大船只能算三等船，但當初我們都覺得它是很了不得的。

我們乘的那班麥金雷總統號原定七月十六日開行，後來也確乎在七月十六日開了。這本來不足為奇，可怪的是在前一日忽然有延期一天之說，我因之幾乎來不及上船。

我在十五日下午跟着徐先生——學校特派在滬照料我們的教師——到公司購取船票的時候，公司中人親自對我說，船因進口誤時，不能如期出口，決定延期一天，渡輪太約在十七日上午十時開離新關碼頭，但時間還不能確定，約我翌日上午十時左右再去詢問。

據我的經驗，中國輪船似乎並無預定的準確開行時刻，即使有，也是嚴守祕

密的。至於外國輪船公司，有人說故意把開船時刻，對中國乘客通知起來，提早三十分鐘。有一次，許多乘客，因為這樣，在開船前三十分鐘上船之後，很替一位未到的朋友着急。這位富有經驗的旅客遲到了十刻鐘，還認定船需再過一刻鐘才會開。他說向公司問開船時刻，必須用英語打電話，才可得到確實消息。

我雖然並不完全相信公司中人一定把開船時刻說得早三十分鐘，但我至少絕對想不到他們會把開船日期說得遲一天。可是十六日上午十時公司門口掛着這麼「張通告：麥金雷總統號的渡輪次神號準即日下午一時在新關碼頭開行。我讀了這通告，完全呆了。（這通告是英文的，所以顯然不是因為伯慢性的中國乘客趕不及而特別說早一天的。）我再讀一遍，把通告的日子與「即日」字樣認明無誤。我又氣又急：氣的是公司的門關着，不能尋那近乎造謠騙人的夥計責問；急的是又要到四川路青年會去通知同學，又要回南市收拾自己的行裝。趕到青年會時，曉得同學會接公司再改日期的電話，大家正忙着叫人搬箱子。這使我氣得好

此，却急得更厲害。不過我在慌亂中仍有三分把握，覺得我決不至於獨一個人被遺留在岸上，因為二十九人的船票與護照都在我身上，渡輪或者會等我幾分鐘。但我居然於開船前兩分鐘趕到了。

我們於七月廿六日在上海上船，於八月一日在西雅圖 (Seattle, Wash.) 登岸。但船上所過時間不能用普通日曆計算，我們總共在船上睡了十七夜，不是十六夜，七月廿六日經過了兩次，一晝夜也不一定是二十四小時，最短的只有二十三小時十八分。

當初中國留美學生莫不乘頭等艙，我們也不是例外。原因有兩種：(一)太平洋輪船大都只有頭等與統艙，二三等不備。(二)大家以為非乘頭等艙不足以免美國移民局的留難。但頭等艙與學生生活及中國經濟情形太不相稱，我們雖不至於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那麼鬧笑話，總覺得享受得太過分了。我們一路風平浪靜，除了極少數善於暈船者外，未曾少吃一頓。登岸的時候，大家都怪船走得太

快了。

那時中國的麻雀牌流入美國未久，很風行一時，所以船上印有雀戰規則，並且舉行比賽。說起來很慚愧，堪稱「國戲」的麻雀牌，我是在這美國船上讀了英文規則才學會的。有人說中國人孤獨性成，所以一切遊戲都像麻雀那般以個人為單位，絕無團體合作。這話對不對很難說，大概不完全確，也不完全不確。但中國人的不會合作，至少也是因為缺乏團體遊戲之故。

船上還有一件可記的事。為表揚美國人的誠實與不食小利起見，不得不暴露自己的糊塗。我拿一張二十元的紙幣，要向眼房換兩張十元的。司眼的說十元的沒有，五元的好不好。我說那麼就給我兩（未說四）張五元的。他就給了我兩張五元的，換去一張二十元的。過了好一會，我才察覺自己的錯誤。因為不甘心白損失十元美金，同時對於那司眼者的誠實也有五分信任，所以就老着面皮去向他索回。他看見抽屜面上確有一張二十元的紙幣，而並無十元的，就毫不遲疑地另

給我兩張五元的。

經過此番教訓（抑鼓勵？）之後，我在士大附近一家藥房裏竟又演了一齣類似的戲。詳情可以不必講了。假設有聯邦偵探跟着我，一定會以為我是專門試驗美國人的誠實的。（讀者務請注意：我在國內的錢幣進出決不如此馬虎，此地宣傳了我的弱點以後，當然格外小心，不會有機可乘的。）

乘便應當記一筆：我因為美國人不自要我的錢，立志不自要美國人的錢。後來在紐約一家餐館裏打算退回一角多找的不義之財，那曉得那位女出納者絕對不肯接收。大概她寧可賠錢，不肯認錯，尤其因為所賠的數目是這麼小。

但我從船上說到了船外了。

（九）沿途

對輪船在日本的神戶，橫濱，與坎拿大的維多利亞都停靠，我們會登岸遊覽。

在本舊日記簿中檢到此記錄，抄在下面：

十九日晨六時，舟抵神戶。乘客須齊集甲板，檢查疾病，並驗護照。故晨起極早，候於甲板。醫生則未見其來，但聞其去。華人護照免驗。有神戶青年會幹事奧村龍吾，向志社書記蘇汝湘等上舟迎同人登岸遊覽。早餐畢，即隨之登岸，時步行，時乘電車。電車較上海寬大，不分等，票可先購，不分遠近。六錢。予等先觀布引籠，不甚可觀。繼至華強小校，係華僑所設，已暑假。出至神戶女學院，為美國教會學校，英文教員養成所也。校舍頗寬美，校長略述該校歷史，並喜以茶點。予等致謝而出。乃至中華會館，其中陳設均中國舊式，頗清潔。少息即至青年會，同人共有信件六十餘，交附金一元，託一併代發。午餐時奧蘇致歡迎詞，予代表同人答謝之。暮後在大門合攝。同埠登岸，忽遇日人松本馨。松本君前在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在清華開會，中為日本代表之一人，而同人為該會招待員者甚多，彼知吾等過日赴美，已在橫濱東京預備招待，

方自本鄉出，過神戶，特來預告。船定三時開，時已近，卽相別。

二十一日 晨八時，舟抵橫濱港口，日人登舟驗疫。此次較在神戶爲嚴，乘客須列隊，日員點數，如閱兵然，竟點至三次。華人護照仍不驗。船靠岸，已十時，松本君及另一招待者在埠相候。乃聚齊同人登岸，隨之步行至車站。站係櫻木町驛，蓋非橫濱總站也。此處至東京總站三等來回票八十八錢，係電車，惟每列有多輛，鐵路有多段架高，行可三刻鐘而到。自橫濱至東京亦有火車，票與電車通用，軌亦並行，惟站較少，班次亦稀，故不如電車爲便。下車時有汽車八輛相候，每車有日人或留日華人當之，沿途指述一切。予與松本君同車，車爲其伯（或疑其所有）其餘各車亦均由青年會吸私人朋友借來。松本君謂彼等初以爲清晨船可抵埠，原定遊覽秩序單頗長。今時已近午，不得不減少數處，而其他各處亦難暢遊矣。時車穿宮城及日比谷公園而行。須臾，至芝罘上時，爲德川氏之家祠，入內必去履，繼聲變應天學階觀，相連有該校創辦人福澤諭吉之子之住

宅。次至中國青年會，同人所帶信件，至時紛紛摸出，請該會代爲付郵。再登車，穿帝國大學，至平和紀念東京博覽會。此會已舉行三月，再一月即閉幕矣。內分各館。予等先至婦女青年會，該會已備午餐相候，前赴清華參加世界博覽會。教學生同盟大會之代表多在會招待。午餐爲簡單之西餐，餐畢賓生致辭如儀。時已下午三點，少息即辭出，至博覽會中各處博覽，地大時短，行似奔跑，正所謂走馬看花矣。出博覽會，乘車至東京青年會少憩後，即赴附近日本料理館參加青年會等作東之日式宴會，完全日本飯菜，照日本吃法。席間青年會日人某君致歡迎辭。（日人姓名，見其字猶有記憶，若徒聞其聲，實難了然。例如橫濱由人稱爲「夏葛蝦蟆」，松本日人呼之「馮祖木頭」。）次，予代表同人作答詞。此外有日人三，漢人一相繼發言。是晚同學有五人留宿東京，予與多數由松本君送回橫濱，留之宿舟中。

「二十二日 晨餐後與同學八人隨松本君再至東京。行時有擬參觀博物院

者，有以購物爲先者，並未決定。及抵東京已近十一時，松本君謂博物院路遠物博，時間太促，即去亦不能暢觀，不如至三越吳服店購物。或謂博物院中有甲午紀念物，爲松本君不欲導吾等至院之真原因。予以船定下午三時離橫濱，觀地圖，博物院離車站確不近，且有三四人非購物不可，乃棄觀博物院之希望。未幾，已至三越吳服店，入門可不去革履，而另套以布鞋。店有七層，想係東京百貨商店之規模最大者。升降機之外，另有一種自動梯，形如普通步梯，而立之不能步能止下。（按卽今上海大新公司中所謂電扶梯者是。）店夥之禮貌，雖不購物亦鞠躬再三，遠非滬上多數店夥可及。予等周行各部，觀其物品，偶購一二。十二時，出。適該店有一免費送客之大汽車將開車站，即登之而行，再乘電車至橫濱，登舟已二時矣。舟於三時開行。此行有日本實業團十八人赴南美考察實業，送行者甚多，舟離埠時各色紙條飄揚，頗爲熱鬧。┌

「八月一日晨五時卽起，蓋船將進口，須驗疫也。醫生點人數畢，船乃開

入口。七時刻聲，登皇船已泊埠。吾等護照書明途經坎拿大，並有英公使館圖章，故在維多利亞可登岸。岸上有汽車，乘之周遊各處，往返一小時，車費每人美金一元。予等八時登岸，九時回船。此地係一島，道路忽高忽低，然極光滑，樹木花草甚多，空氣清鮮，不可言喻。市似不大，有電車，警察據云僅五十餘人，車皆靠右行，行止如意，絕不開喇叭聲。登舟後聞此地亦有支那市（普通作唐人街），維吾等所乘之車未之過。九時三十分開船。維多利亞西離圖僅六十餘哩，然曲折頗多，舟行緩，下午三時始到。

(十) 登陸

登陸的手續是出乎意料地簡便。驗疫仍不過是點點人數。我等的護照是外交部所發，經公使館蓋章，稱為外交護照，移民局的官員看了之後，很客氣，非但毫不詰問，還說輪船公司售票的時候不應管收我們的人頭稅，在收據上簽了字，

吩咐我們向公司領還。但我們分別到校之後，又收到移民局來信，說經請示華盛頓勞工部，中國學生進口確應征收人頭稅，前次發還，實屬錯誤，要求我們再寄去。據我所知，我們多數是遲辦了，但恐怕未能收齊。二十九人中的一個，汪君朝梅，在收到那封信之前，已經在公路上遭遇汽車碰撞之禍故世了。

報關行李單初看似乎很複雜難填，但經請教內行者，曉得只要寫上「全係個人用品」便夠了。檢查行李的人大約很有經驗，能夠預測逃稅貨物在甚麼地方，我們的箱子大多數只是隨意在四角伸手下去摸了一下，但也有澈底翻查，弄得亂七八糟的。

樹木我們有留美學生協會處特派的職員到西雅圖來照料，此外，本地的三位清華同學也在碼頭歡迎我們。旅館已經定好，搬運行李的海濱旅館就非常簡便。還有老李在旁指點，當然更加放心。我們出發時中國旅行社好像已經成立。但尚味見過那層簡便的代運行李辦法，當時大家心中不免要疑問，就這麼交給他辦得在

麼？

在西雅圖住了兩夜，跨着三天。所住的旅館叫做「好侍兒聖立極司」。兩人一間，連有浴室。浴室是美國旅館最自誇的地方，旅館的廣告上常有「三百間房間，三百間浴室」的話，主要的意思是浴室的數目與房間相等，數目的多少是次要的。

當天在旅館安頓下來，所餘的時間只夠吃晚飯與街上走走。我的晚飯是金維楷先生——一位臨時結識的營地中國學生——領導並作東在上海樓吃的。

第二天的主要節目是遊覽與宴會，招待的主人是中國學生會，中國商會，中國青年會，華盛頓青年會等各團體。宴會的地點是上海樓，遊覽的主要地點是華盛頓大學與華盛頓湖。華盛頓州多森林，據說木材又好又便宜。那天所過的公路有很不少是木板鋪的棧道。林業而外，漁業也很重要，因之州立大學中有漁業科目，是別處的大學所不備的。那天所得的印象，如街道的清潔，建築的齊整，汽

車的多，人的少。都是美國多數地方與中國比較後最顯著的特點。此外，西雅圖天氣的好，在八月初可以整天穿很厚的襪子而不覺得熱，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在宴會終了，向主人們表示謝意的時候，我說：西雅圖確是生平所見最美的美國地方。這在當時是完全真實的。

第三天我們二十九人分路赴各人的目的地。但多數是向東，往東部或中部的，由監督處的職員陪着，早上就出發了。我們往加利福尼亞州的四人在下午上車，另外兩人往考洛拉多州的。要到晚間上車。我們的車票，臥鋪票，行李票都是監督處的職員隔夜和鐵路公司經紀人辦好的，除了票子，另外一張紙上寫明開車，換車，到達時刻，並且還要電報發給目的地的清華同學，或別的中國同學，或學校教職員，到達時會在車站迎接，真是無微不至，休想半途走失。

(十一) 到校

大概因為恐怕上舖不便，我們四人的票上都注明是下舖。但美國的臥車中，每兩個在白天是對面的坐位，到晚上就改成上下臥舖，睡下舖者坐順向，睡上舖者坐倒向的位置。兩人結伴旅行，普通當然定同組的上下舖。我們四人分據四個下舖，自己也感到有些可怪。後有三個美國女子上車，高聲談論：她們怎會一個下舖也買不到，上舖對於她們是怎樣不便，她們怎樣希望有人會把下舖換給她們。因為她們坐在我們對面，最適當於和她們換鋪位的莫過於我們。倘若我們能實現她們的希望，她們一定很感謝我們，也決不至於白要我們換。（因為在價格上是上舖較低，下舖較高。）但我們畢竟還是初次乘美國火車，總不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念頭，終於未能啓齒。從此之後，我總是定臥車上舖，因為（一）下舖往往定不着，（二）上舖價錢便宜，（三）睡起來至少與下舖同樣舒適，（四）爬上爬下也不成問題，而最要緊的理由是不至被人羨慕。

當天半夜過奧立岡州（Oregon）的拋忒蘭市（Portland），以北的鐵路屬聯

合太平洋公司 (Union Pacific)，以南的屬南太平洋公司 (Southern Pacific)。美國的鐵路都是商辦的，營業競爭甚烈，但聯運辦得很好，中國新去的旅客特別覺得便利。

這條路線因為過沙士塔山 (Mount Shasta)，稱沙士塔線，自誇為「千勝路」 (Road of a Thousand Wonders)。沿途風景確乎不差，那時如有人問我的印象，我很想說那是我生平所經過的最美的美國鐵路。不過後來經過的有些路線難免更美。在本尼謝 (Benicia) 與泡影哥士池 (Point Costa) 之間，全列火車載在船上渡水，據說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渡輪，能載兩大機車與三十六節列車。

我們在車上住了兩夜。第三天早晨，預備進加州大學的復七先在勃格來 (Berkeley) 下車。接着就到奧克蘭 (Oakland)，浩若，本棟與我也下車了，但尚須乘渡輪到三藩市 (即舊金山) 換車。渡輪緊密停靠着凹形的碼頭，乘慣南

京浦口間或武昌漢口間的渡輪者上船後一定會以爲尙未走出車站，若非船已開動，勢必走到船頭去等候渡輪也。

在奧克蘭，火車可以直開到渡輪碼頭，但在三藩市渡輪不能開到車站。車站與碼頭間有相當的距離，我們本已探聽明白，可以乘二十八路電車直達。不過我們所帶手提箱實在太大，拖了上電車，非但費力，也不雅觀。恰好有汽車夫想代提我們的箱子，聲稱『我送你們到支那市好了』。我們當初認爲那是近乎一種污辱，再三否認支那市是我們的目的地，並慎重聲明我們是士丹佛大學的學生。那車夫似乎並不重視我們對於地位的聲明，但他建議送我們到士大的所在地。倘若我們並未買好車票，他或者不會那樣爽快地接受我們的修正案，送我們到車站。他說實價是每人半元，三人共元半，另外又不必要地賞了他半元，我們以爲那是很便宜的。

士大在巴洛阿耳斯 (Palo Alto)，據說得名於一棵樹。離三藩市約三十英

里，火車沿途不滿十分鐘一停，約一小時就到了。從車站向南是街市，向北便是士大境界。大學無圍牆，當然更無門，但大街上倒有巴市的招牌，初到美國的人一定都會覺得奇怪的。我們下車時，站上有兩位士大中國同學迎接，他們是士大中國學生會的職員，接到電報時還以為留美學生監督處有人去視察，想不到我們只是新從中國到的學生。他們雇了汽車引導我們到中國學生會所，那天的會所已經特別打掃過，有的同學還躲在門後偷看我們。這些事情當然是過了些時候我們才知道的。

(十二) 士大

士大的完全名稱是士丹佛幼勵冷大學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是曾任加州州長及合衆國參議員的士丹佛勵冷為紀念其亡兒幼勵冷而捐其產業創立的。有以英文 "Junior" 一字連着後一字讀，誤以士大為「初級大學」。

者。其實「初級大學」並無其物，那種只設大學一二年級的學校稱爲「初級學院」(Junior College)，因而引起這種誤會。在國內，司丹福的譯名似乎比士丹佛更加通行，但後者是士大中國學生會的譯法。

士大佔地八千畝(或譯英畝)，基金約三千萬，規模不可算小。本校同學每自比於東美的哈佛，回國後也有人問過：士大是否稱爲西美的哈佛？「稱」當然是有人稱的，因爲至少自己已經這樣稱過，問題是能否當之無愧。我在士大住過二年半之久，而在哈大才半年，不敢妄下斷語。但哈大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士大不過五十歲。所以只有人以士大比於哈大，未有人以哈大比於士大。

全校校舍用黃沙石建築，據說是西班牙寺院式，遠望尤其莊嚴。除醫學院的一部份在三藩市，化學系與解剖學系各自成一館而外，各系教室實驗室與辦事處大禮堂合成一極大的口字形。中間那所紀念禮拜堂，據說費百萬金，牆上鑲嵌着五彩聖像，精緻不可言喻，幾乎每天有人特來參觀。校內有一所小小的博物院，

藏着不少幼勵冷的遺物。其父母的墳墓也離着不遠，那裏所供的鮮花，據說由四年級生輪值負責調換。還有一座紀念石像，稱爲「哀悼的安琪兒」。附近爲「嘉客得士園」(Cactus Garden)，全是仙人掌，仙人劍，仙人球那類植物，即英語所謂「嘉客得士」。這一角在大口字院的東南方，是八千哀干中最幽雅的一部份。東北方是女生宿舍與一個小湖。湖中可游泳，可行船，但每年有水的時候少，無水的時候多，爲防蚊蟲繁殖起見，冬天的雨水積起來不久，即有放乾的必要。西方與西南方是圖書館，男生宿舍，體育館，與足球場。北方與西北方是郵局，教職員住宅，與學生兄弟會等那些零星房屋。中國學生會會所就是其中之一。

士大行學季制，一年有四學季。任何學生如肯一年四季不休息，又能將必修學程照規定的次序修習，四年的課程可以在三年內完成。但夏季的情形究與其他各季不同，夏季的學生大概可以分爲三種：一種是本校學生因在秋冬春三季有暇

學或落伍等情不得不補習的，一種是別處學生來換換空氣的，一種是中小學教員來進修的，教授的一部份也是別處臨時請來的，各院系所開學程也和平時不同。所以夏季仍是三季以外的暑期學校，不過學分可以照算，上課時間也完全一樣。我們到校時夏季尙未完畢，曾旁聽過好些課。

士大學生限制很嚴，照章人數以二千爲度，但事實上因研究生不加數目上的限制，總數略有超過。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女生限於五百。這條依據說是士丹佛夫人所提出的，用意是要女生比男生選得更嚴，當然不是重男輕女的意思。至於各院系的人數分配，當然並無規定的限制，事實上經濟學系人數最多，並不因爲該系的教授特別有名，該系的研究生是很少的。在一本一九二七年六月的畢業生名冊中檢到些具體的數目，因爲或者可以代表美國各大學的情形，錄後以供參考：

	學院	學士	碩士或工程師	博士
生物科學	三五	一四	五	
教育	二六	三七	一〇	
工程	八七	二八		
法	七五	—	四二	
文	六九	二五	八	
醫	二四	—	二五	
物質科學	六九	一一	八	
社會科學	二二二	二四	一三	
文科總計	四〇二	八六	七三	
實科總計	二二五	五四	三八	

這八院共分三十多系，除了醫、法、工、三院是比較重要的組織而外，其餘各院之間的分別還不如系與系間的分別清楚，院長是系主任（也是教授）兼的。

似乎並無多少事務，也不佔很重要的地位。至於前面那張表中的「文科」與「實科」完全是照國內流行的意見區分的，士大當局未必承認，特此聲明。

美國本以自由建國，美國的西部比東部更少傳統的拘束，而士大在校徽上標着 *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 字樣，尤其重視自由之風。首任校長朱爾典

(David Starr Jordan) 是一生為自由平等和平奮鬥的學者，士大的學風可以說是他的偉大人格造成的，自由風氣之最表現於外者是學生的衣服，外褂不着，領帶不用，是很平常的。每年有一天（好像是十一月二十二日）稱為「粗野節」(Roughs' Day) 是提倡粗野風氣而設的。但自由風氣之內也有極嚴的紀律，例如口字院內絕對不許抽煙，這却不是禁煙，因為三步即可跨出禁地，仍可大抽而將抽也。

傳聞社會學者洛士 (E. A. Ross) 前在士大任教，因發表批評創辦人的言論，竟不能容於士丹佛夫人 (其夫已故世)，雖經朱爾典力爭，不得不解職離校。好

些同學認爲這是學校歷史的一個污點。教育學院院長克寧來 (E. P. Chubb) 曾在講堂上隱約論及這事，所說似乎可以概括成這麼一句：「士夫人器小固不足道，而洛君得這番教訓，從此比前（上海人所謂）識相多了。」

關於士大大大概還有不少可記的事情，因為我在美國的所有時間，整一半化在士大。但我決不能讓這一節獨佔全篇遊記的一半，且在別的題目下再說罷。

(十三) 備 刪

照西方風俗，十三是不祥之數。美國的輪船決無第十三號房艙，火車也未見第十三臥舖，旅館更不容有第十三號房間，高樓大廈的十二層樓之上就是十四層樓。本節既是第十三，照例也應刪去爲吉。

(十四) 膳 宿

士大中國學生會是我們第一學年的宿舍。那所房子是三藩市華僑捐款造的，據說值美金一萬二千。因為不是營業性質，所收房租低廉，每月只六元至九元，但須自備枕、被、毛巾、等件，自管清潔事務。住會同人又組織食合作社，輪流分任烹調洗滌，工作並不繁重，而膳費可比學校宿舍或包市餐館減省一半。對於那些西餐吃不慣而中餐吃不厭的同胞們，這方法非但無損於錢袋，而且有利於口腹。

士大中國學生從前很少，一大部份還是生長於美國的，所以會所雖小，還住不滿，曾有高麗學生與美國學生寄寓過。我們到的那年剛住滿，後來人數更多，會所不能容，常有住在會外者。我於第二年也搬到學校宿舍友寧堂去住了。

據我所知，美國全國各大學只有三宅中國學生會會所。士大而外，就是加州大學與康奈耳大學。康大的那所有希臘字母的名稱，與美國學生的兄弟會同樣性質，並非全校的中國學生都是當然會員。加大的中國學生多，住在會所的就相對

地少，房子也不在梭址以內，並且並無膳食合作品那類組織，所以也不如士大的會所熱鬧。市大的會所非但解決了大多數中國學生的膳宿問題，也是全體中國學生的俱樂部。大家在課餘都去坐坐，談談，看看報紙，聽聽無線電，開開留聲機，如有送往迎來等事，便可在此開會，且不說聯絡感情的便利，萬一同胞間意見不合，偶有爭吵打架之必要，在此關着門舉行，也可以免家醜外揚。

但士大會所非但並未遺羞祖國，却還爭到些光榮。照註冊課將全校學生成績按住所平均的結果，中國學生會至少有一度曾佔首位。美國學生平常只曉得中國學生不大開口，在學生辦的日刊上見了這段新聞，自然不勝驚訝。但平心而論，這實在是理所當然，勢所必至的。因為美國的大學教育太普及了，本國人進大學是比較容易的事，而且美國學生往往忙着課外活動，行有餘力時才注意到功課。曾見某位幽默家（大概是 *Stephen Leacock*）多一篇形容美國大學生的文字：兩個學生正在商議當天晚間應當怎樣消遣，兩人輪流着提出跳舞，戲劇，電影，音

樂會，茶話會，辯論會，籃球比賽，打拳，角力，等等，但都被對方以「已經厭於此道」的理由反對，最後一個建議說，「有了！我的箱子底裏有幾本書，從未看過，不知究竟講些甚麼，今晚讓我翻出來，大家讀一下罷！」

友宿堂宿舍都是兩人一間，各人一床一椅，另外合用一桌，一書架，一壁櫥，一五斗櫥，一面盆。後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文詩登堂住過一間，設備大致相同，但單人獨住。在哈佛大學曾見某宿舍不備傢具，須自己購買，或由前住者頂讓。多數宿舍，如這幾處，都是但租房間，不包膳食的。有人說宿舍中美國學生很會吵鬧，有人說住宿舍可以多結交幾個美國朋友，這些都不是完全對，也不是完全不對的意見。

紐約河邊路五百號萬國公寓也是學校宿舍的格式，但不屬於任何學校，是洛基非婁捐款建築，專租給外國學生住的。房間雖小，床桌椅櫥一切齊備，唯一美中不足之點是房裏缺隻面盆，只有每一層的公共洗面室，據說是為便利寄宿者聯

絡繹憶起見。據我個人經驗，很少人在刷牙洗面時有談話的興趣，尤其是早上，大家正趕緊洗完了好讓候補者，誰有閒工夫談話？但有效的聯絡感情方法還多呢：樓下的客廳，食堂，吸烟室，都是談話的好地方，並且不時舉行聚餐會跳舞會之類，只怕交際的工夫（並指時間與造就）不夠，不怕交際的機會沒有。有人因此說高公不是讀書地方，未免言之過甚，因為這些聚會是絕對不強迫的。

有一時期我也在巴洛阿耳向人家分租餘屋住過。「巴洛阿耳」是西班牙語的大樹，可譯大樹鎮。鎮上居民大部份直接或間接靠着士大生活，小部份是養老隱居者。此地人家比學校宿舍或中國學生會清靜，可惜離路遠，須走二十分鐘，或乘電車到校。但校內的住所根本不夠分配，所以有不少學生住在鎮上。中國學生嘗試分租餘屋，常有被人拒絕的，老實的簡直說「恕我不租中國人，」（或誤作日本人）客氣的抱歉地假推「剛才租出，忘將召租牌取下。」固然由於房東見識太小，但未可認為仇視或鄙視中國人。不論在任何地方，多數本國人

究竟不慣與外國人來往。只有特別開通的少數房東，或深知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文靜清潔的，（況且這也不是普遍的事實！）才會歡迎中國學生。有些房東的餘屋又不僅一間，即使她自己願意招留中國人，也不得不顧到別的房客的意见。在勃格來（加州大學所在地）富耳頓街二四〇七號，一個已經付過定洋的美國人，搬到時因為讓得另一房間已經租給我和一個朋友，臨時退租了。那房東也無可如何，帶着法國口音罵「美國人的愚笨」（American Stupidity）不止。

這種餘屋分租的地方，房間是連傢具的，被單毛巾也代備代洗，但多數不管膳食。兼包膳食的地方大概有大批房間出租，可比小旅館，稱為膳舍（Boarding House）。生平只住過一家，在紐約一二三街西五一九號。住膳舍的好處是可免每頓上館子，食品也比較的家庭化，不像普通館子那樣肉類太多，蔬菜不夠。

除了中國學生會、學校宿舍、萬國公寓、餘屋、膳舍而外，還有比較少數人採用的兩種住法。聯合三四個熟人；合租一所有傢具的公寓，一切悉由自主，是

最自由的住法。在租屋或別人家裏，做些工作，少則房間自住，多則三餐白吃，是最經濟的住法。

(十五) 費用

費用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因時而異，並無普遍適用的公式。但最常被考問的是：到美國留學大概每年要多少費用？若答：大概需美金三百元以外，三千元以內，當然大概不錯，人家又嫌太太大了。這問題實在不好對付。好罷，把查到的四年用費確數公開了罷！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書籍文具	三〇〇・八二	七六・一七	七六・二三	一〇六・四七
房租	九八・一一	一二三・五〇	一一七・八〇	二六五・〇〇
膳食	二二七・三七	三一〇・八五	三九五・二二	四四〇・五四

表 服	四一·二六	三四·九〇	四三·三五	三三·一〇
旅 行	四八·一六	四九·五〇	三八·九一	四三五·八五
會費捐獻	六七·六二	八六·〇六	五六·〇〇	四二·〇五
洗 衣	三二·〇四	四三·七九	三二·七二	三九·三二
其 他	一〇一·〇三	七一·一九	五四·二〇	七九·二二
總 計	八一六·四一	七九六·九六	八一四·四三	四四一·四四

第四年在劍橋與紐約，所以膳宿兩項比初三年在大樹鎮與物格來費得多，又第四年非但從太平洋邊到大西洋邊，還從大西洋邊回到太平洋邊，所以旅費花了很多。每年繳給學校的學費實驗費，以及第一年到校以前的旅費，都不在內，因為是清華學校或留美學生監督處直接支付的。雖然我會幫着教授做過研究與課業上的工作，稍得酬資，我除了住中國學生會的那年並未因任何工作而得減少某種費用。最後，不得不聲明一下，清華的官費是按月八十元，我完全量入為出。否

則已用而可省，或已省而可用的地方當然多得很。

(十六) 插班

我們到士大四天後，帶了清華的成績證書去見註冊主任艾了德，接洽轉學。當時的清華尚非大學，畢業生也未有直接進士大的，所以插班問題不能援例解決。艾先生吩咐我們第一學季自度能力選科上課，成績證書須經委員會詳細審查，初審後可先行分別低級（Lower Division 即 11 年級）或高級（Upper Division 即 三四年級），至於確實班次或學分數目，非等第一學季試讀結果不能決定。但據他的觀察，我們至多可以插三年級，無論如何不能再高了。五天之後，接註冊處通知，承認我們除入學合格（即與美國高中畢業同等學力）外，已有大學學分至少八十分。按美國多數大學，每學期普通以修習十五學分爲度，一學年分二期者，修完一百二十學分可畢業，一學年分三期如士大者，修完一百八

十學分可畢業。所以承認我們至少八十學分，即承認我們至少可插三年級，因為所缺的十學分不難於六學季中每季多修一二學分補足。

第一學季終了的時候，我們三人的各科成績都是甲等或乙等，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新生插班委員會，說明清華學制的特殊情形，要求插入四年級。委員會開會後，居然公佈承認我們的成績證書值一百三十五學分。那就是說，我們到校的時候離着畢業只四十五學分，若每季修十五學分，恰巧三季可以畢業。但事情並不像未能了解學分制者所猜測的那麼簡單：畢業固然必須修完一百八十學分，修完一百八十學分未必就能畢業。各學系課程都有必修選修先修後修的規定，並不是亂七八糟湊滿數量就行的。好在美國大學的文理學院本科尙廣博，不尙專精，本系的學科普通只佔全數四分之一，專門的科目大部份留於畢業之後研究，所以進經濟學系的浩若與進心理學系的我都還可以勉強佈置，在一學年內把本系規定的條件統統滿足了。本棟入電機工程系就沒有辦法，雖然他的成績是清一色的甲

等，但不經六學季不能畢業。即使委員會再多承認他的轉學學分也是徒然的。

除了學分與學程的規定，士大還有一種限制學生畢業的辦法，就是所謂榮譽分（Honor Points）的制度：凡學生之榮譽分少於學分者，一概不能畢業，少至某種程度則受警告，少至某種程度則必須退學。你道甚麼是榮譽分？凡一學程成績列甲等者，每一學分得榮譽分三，成績列乙等者，每一學分得榮譽分二，或成績列丙等者，每一學分得榮譽分一，成績列丁等者，雖有學分，但無榮譽分，成績不及格者，學分與榮譽分俱無。倘若一個學生只有不及格的成績，而並無丁等的成績，他只要多花時間，重修同一學程，或改修另一學程，期限雖然延長，終久還能畢業。但倘若得了丁等，必須有甲乙等以資彌補，否則永遠不會畢業。記得有一位中國同學，因為英文程度稍差，得了丁等，又不能得甲乙，無法彌補。竟至接到警告，頗有退學的危險。他和我商量了好久，最後我勸他選五個學分的初年德文，（雖然德文在他別無用處）特別努力的讀，結果得了甲等，總算把局

面挽回了過來。

(十七) 上課

在美國大學上課，形式上與在中國並不怎樣不同，尤其因為中國的大學教授有很多是從美國回來的。當然，中國的大學教授有各式各樣的種種，但美國的大學教授又何嘗不然？有的長於考問，有的長於有系統的講演，有的長於零星補充，有的長於批評別人學說，有的長於發揮自己心得，有的長於支配學生報告討論，有的長於應用儀器實驗表演，有的帶着課本，有的預備好清楚的綱要，有的除了粉筆甚麼都不帶，有的說話說得快到使許多中國同學不得不退還他的課，有的被學生指為催眠，有的非但學生滿座，還有爭先恐後的旁聽者沿牆站着。最有益的課不外乎三種：一種是講演，講演中聽到第一流教授講到書本中尋不着的話。一種是實驗，實驗中用到國內尚未設備的儀器。一種是討論，討論中得到國

內不多見的澈底而不傷感情的互相爭辯。

有一件事情，在中國未曾見過，在美國却常見：一個學程的末了一課完畢時，學生往往大鼓特鼓其掌。這鼓掌究竟表示甚麼，我至今不敢說絕對明白。致敬？稱賞？感謝？同意？大概美國學生把上課當作別種演講一樣，當然應當鼓掌。中國學生把上課當作訓話一樣，那就不便鼓掌了。

還有一件事情，在中國很普通，在美國倒絕未見過：教授指定工作學生嫌多，指定考期學生嫌近。美國學生心中未必不嫌，但他們絕不會抗議。這不一定可以表示美國學生比中國學生用功，只是習慣如此而已。向來既然從未有抗議，抗議如果發生，確會成爲非常可笑的怪事。因爲抗議考試等於承認考不出，抗議工作更加無聊了，教授又不能強迫學生做完指定工作，記得士大心理學系有一位教授每次總說，『我決不禁止你們讀……』，『這樣說法，怎還有抗議的餘地？』

從好的方面看，中國學生的抗議可以說證明他們對於工作與考試更加認真。他們一定要做完指定的工作，一定要好好地準備考試。但實際上恐怕「不願」的時候比「不能」多罷！

(十八) 考試

美國多數大學在考試時採用「信用制」(Honor System)，教授出了題目就離開試場，與國內學校考試時戒備森嚴的氣象恰好相反。美國人對於考試似乎看得不很嚴重，大概因為考試的成敗並非決定一生命運的重要關頭。但考試舞弊的也不少，在學生自治會的佈告內可以見到。舞弊經同學告發之後，由學生會加以調查，判決處罰。最普通的是取消學分，也有休學或退學的，視情形而定。佈告雖然公開，但只說學生某(a certain student)，姓名絕對守秘密。

這種辦法也很有趣，因為利害所在，信用很難講，大多數人固然不

會因無人監視而舞弊，但「黑羊」(Black Sheep)相當於中國的「害羣之馬」，在所難免，在「信用制」下被人告發的機會究竟少，誰願意管閒事招怨？而且自己忙着寫答案的人也不容易察覺別人舞弊。據我的經驗，美國教授的考題雜乎絕少給入休息的機會。

美國大學本科的考試向來每門學程各自為政，「畢業考試」非但無其事，也不（像中國那樣）徒用其名。但近來很有考教分離的趨勢，聽說「博通考試」(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s)「現在是很時髦的」。

但博士地位的授與向來都須經過兩次不限於一門學科的考試，有的學校稱為「預」(Preliminary)「試」與「終」(Final)「試」，有的則稱為「初」(Preliminary)「試」與「次」(Secondary)「試」。大概「預試」不如「初試」重要，因為「終試」的範圍至少在理論上仍是非常廣博的，「次試」當然不如「終試」重要，因為「次試」限於論文辯論，一般的學識假定已經在「初試」考過了。實際上

「終試」也往往限於有關論文的問題，所以兩種制度的分別似乎不很明顯。不過「初試」「次試」制似乎比較先難後易。「預試」「終試」制似乎比較先易後難。「初試」及第而「次試」落第者比「預試」及第而「終試」落第者少見。

這種考試大都是口試，也有用一部份筆試的。口試的可怕處是可以隨便問下去，聽見極惡地追究起來，終歸會無法招架。口試的可愛處是可以隨便答下去，顯其所長，藏其所拙，任何問題不愁沒有一部分可以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一番。所以口試的結果是極難評估的，也不曉得主試的教授們有何標準，用何方式以作最後的判決。倘若投票表決的話，也不曉得是取決於過半數，或三分之二，或必須全體一致。此中經過，受試者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受試者被禁閉於一間相當遠的房間裏，除了自己的心跳而外，甚麼也聽不見。但他可以從禁閉時間的長短，推測各教授間意見不合的程度。如最後判決及格，釋放出來時可得握手道賀。至於不及格的判決用甚麼方式傳達給受試者，倒不容易探聽，因為誰高與講述他

(十九) 課外

美國大學生的課外活動當然以體育為最重要，各種運動尤以足球為最熱鬧。足球場是大學主要建築物之一，至少須容五六萬觀衆，泥土木板造成者已經日漸被鋼骨水泥所淘汰，諷刺家甚至於說，「某人在某處造足球場，附設大學一所。」中學畢業生之可以成爲足球健將者，常被敵對的大學所爭相羅致，足球教練的新金，傳說可以達到駭人聽聞的數目。此中內幕，局外人難得確實消息，據說由校友負責辦理，大學當局並不直接問聞。

先得弄清楚，美國的足球不是必須用腳踢的，大部份的時間被人挾着奔跑。中國的足球在美國稱爲「少個」(Soccer)，是一種次要的遊戲，比賽起來不大有人看；因爲不靠蠻力而靠技巧，中國同學倒常有當隊員的。至於他們的足球

隊，從來沒有聽說有中國人加入過，別的條件且不說，體重就不夠。輕些的人搶着球也不中用，除了被壓死，或被連人帶球挾去，根本毫無辦法。但足球的勝負並不專靠蠻力，比賽的時候，雙方重量常可勢均力敵，要緊的還是技巧，尤其是戰略。據說足球教練的用處，在平日練習時尙屬次要，因為策略是對着敵人的策略而來的。有名的教練在決賽的初期細心觀察雙方進退形勢，看準敵人弱點後，只消換一個而授機密的人進場，包管殺得敵人落花流水。

在足球季內，差不多每星期六總有校際比賽可看。但平常的比賽不很可看，隊員不大賣力，同學助威的也不大熱心，校外看客更不多。惟有兩大世讎對壘的時候，如士丹佛與加州，哈佛與耶耳（俗作耶魯）的大決戰，才能夠轟動全體。的學生，校友，與球迷。近十萬的座位很快就預先賣完，有些買不到票子的肯出十倍的代價，只要有人肯轉讓。沒有機會看的人，圍着收音機聽每一舉動的報告。

初到美國的中國學生看足球往往莫名其妙，但不久就會看出味道來。我們第一次看士大奧加大賽球，完全看熱鬧。那時候是大學本科生，可以應拉拉隊的特權，位置適中，價錢特別便宜，但必須戴一頂內外可以互翻，一面紅一面白（吐大校色）的帽子，隔日還得去練習唱歌，歡呼，與用帽子拚出紅白色的字來。每座位預備一張卡片，上面寫着甚麼時候翻紅色，甚麼時候翻白色，每次聽到第一聲號令，便低頭去翻，照翻後聽到第二聲號令把頭抬起來。要緊的是各照卡片行事，切不可求助於旁邊的朋友。自己做的成績當然是給別人看的，但對面加大滴黃藍花樣很好看。記得那年是士大輸了。

足球以外的各種遊戲也都看過，不會留着甚麼印象。在國內未見過的兩種是擊拳與角力，日本學生常有參加的。每全國錦標與世界錦標的擊拳比賽在美國當然非常熱鬧，但那是學校以外的事，並且也從未看過，除了在銀幕上的。

體育以外的事業有演說、辯論、戲劇、自刊、及其他刊物。最可憐的是演說

辦論，簡直沒有多少人聽。至少在士大如此，別處大概也差不多。但也有例外，英國牛津大學辯論隊來到的那次。聽慣了中國式或美國式的辯論，覺得英國式——至少牛津式——的辯論有幾點特別的地方：是非曲直由聽衆公決，別無辯聘的評判先生。言語文雅，態度從容，毫無推銷員或肥皂箱演說家的神氣。所講儘有條理，開場從不說，「我們主張（或反對）……」，有三個理由：第一……第二……第三……（請第三……）結論不用（因為以上三個理由：第一……第二……第三……）所以我們主張（或反對）……。

（二十一）參觀

在士大做學生的時候，曾經參觀堪薩斯州有深刻形象的地方——這是阿奴瘋人院。阿奴瘋人院是堪薩斯州立的醫院，專收精神病人。在美國這類地方恐怕很少。

阿奴瘋人院是堪薩斯州立的醫院，專收精神病人。在美國這類地方恐怕很少。

標明是瘋人院的。普通只稱爲「醫院」或「病院」，以免病人有不好的反感。阿奴離士大約一點鐘的汽車路程，我們是一班選修變態心理學的學生，由教授帶領前往，一共去了三次。同學中有好幾個有車的，差不多足供全班同學乘坐。但第一次於方差一個坐位，一個比較輕的（身體地！）女同學說，「不要緊，我可以坐在石教授身上。」她就坐在石教授身上。後來兩次石教授的夫人同去，不知怎的反而坐得下了，大概多了一個有車的同學參加。

病院規模很不小，非常整潔。宿舍分幾處，按病人情形分派。每處盡量家庭化，除寢室外，有食堂，浴室，廁所，公共休息室，病人每天生活極有規則，除病重者，起息飲食都照規定時間，每星期有電影，跳舞，音樂會，各一次。大部分病人每天有指定工作，非但於經濟上不無小補，於治療上更有極大價值。病人每月納費二十元至四十元，貧者可免。

我們參觀的主要目的是實地考察各種病象，每次由院中醫生先講病者歷史與

現狀，再當衆與病者談話，以見其行動、態度、言語、思想的一斑。所見病人可歸入四類：

一種病人完全生活於有系統的狂妄幻想中。幻想可以分爲富貴榮華勝利一類 (delusions of grandeur) 與罪惡羞辱遭難一類 (delusions of persecution)。一個病人可以用這兩種幻想，互相彌補，自圓其說，親友的勸告辯論當然不能動搖其偏見，實際的環境事實也絕不能改變其自信的毫末。有一位病人自以爲是拿破崙的後代，又說某鐵路公司完全是他的私產，講起來神氣十足，同時深信有人設計陷害他，所以被禁於院中。另一個態度悞喪，言語又輕又慢的病人，自以爲是罪大惡極的囚犯，他（想像中）的主要罪狀是污辱自己的兄弟，逼迫他不得不自殺。此人曾在某公司當職員，因爲他的兄弟資格雖然比他淺，位置却在其上，就很不快樂。後來脫離公司，獨自營業，又不幸大虧其本，於是漸漸現出病態云。

有一種稱為「狂癡」(manic-depressive insanity)，往往好了再發。發的時候，分「狂」與「鬱」兩種，也有兩種輪流發的，中間隔着一段長久不發的常態時期。「狂」的現象是喜與面多動，態度樂觀，終日彷彿忙得不得了，言語既多且快，但毫無倫次，也不能安定於任何工作。一個病人剛走出病房，老遠就向醫生高呼早安，望到中國人的我，就說「我最喜歡支那市」，接着又指了指每個參觀者，說這個是誰，這個見過，這個不認識。與醫生談話，應對如流，但所答多不中肯。不一會就站起來要走，說她有很多事要做，臨走揚着手帕向大家高呼「我愛，再見」。與她絕對相反的一個「鬱」患者，走得非常之慢，坐下後絲毫不動，非問不答，答也只一二字，露出毫無生趣的樣子。這種病人往往終日守着不變的姿勢，坐了永遠不想躺下，躺了永遠不想起來。

再一類是梅毒侵入中央神經系的結果。初患者病象並不顯著，只是不負責任，輕浮誇張，奢侈浪費。漸漸就不能維持日常的工作，大言不慚會達到任何人

不會相信的程度。說起小老嫠來，不肯以十個八個爲度，一定要說有幾千幾萬。說起任何遊藝來，也不僅是略窺門徑，一定要說所有國手都甘拜下風。病重時全身癱瘓，只存植物式的生命。

最後一類是所謂「早衰」(dementia praecox)，因爲患者常是青年。主要的病象是與現實隔離，環境境於不聞不問，所以也稱「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非但「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任何好消息不能使病者面有笑容，任何惡消息也不能使他表露悲傷。專門術語所謂「否主義」(negativism)，是一種不合作主義，一切命令，託囑，或懇求，一概不理，甚至拒絕飲食，大小便也忍住不放。這類病者的大多，在大半時間不言不語，很像「鬱」者，但有時會非常兇暴，打人毀物。也常像第二種那樣固執着有系統的幻想的。還有一部份這類病人常表演機械式的姿勢與動作，萬分可笑；例如那天有一位，一手舉着帽子不動，兩腿輪流舉起，並不前進，彷彿做體操時的「踏脚」。

(二十一) 天象

到李克觀象台的那天是一個夏天的星期六，同去的有士大同學約五十人。下午三點半出發，先乘大車到山拿才 (San Jose)，再換小汽車登亨密耳頓山 (Mt. Hamilton)，山路曲折，車子走得很慢，半山又休息了一下，各人吃自帶的晚餐，七點鐘才到山巔。山巔拔海四千二百呎，那條山路據說是縣政府造的，費了四萬八千元美金，是當初李克向縣政府提出，為觀象台設立於亨密耳頓山巔的條件。

我們到達山巔的時候，正好看日落，加州的夏天差不多是永沒有雪的，山巔天氣當然很好，從那裏看日落真好。走進觀象台，先在走廊等處看些星月照相與隕石標本。最後到那間裝有三十六吋望遠鏡的圓頂室內。創辦人李克 (Lick) 據說就葬在這遠鏡之下。李克是製造鋼琴與風琴起家的，資產有三百萬，

悉數捐做公益事業，內中七十萬指定為設立天文觀象台的用途，並且規定須在加州境內，歸加州大學管轄。觀象台完成於一八八八年，李克死後十二年，生時不能目睹他所要的「空前遠鏡」，只能死後將遺骸葬於遠鏡之下了。

加州大學校長刊班耳 (W. W. Campbell) 本來專任觀象台主任，現在名義上仍舊兼着，但實際上是副主任愛良 (R. G. Aitken) 負責的。觀象台向例開放，每天上午九點到五點任人參觀，星期六晚上特別招待，遠鏡對好最利於觀察的星球，供大家窺望，並有職員說明一切。我們去的那晚至少有二百多人等着，想從三十六吋徑的遠鏡中看看木星的樣子，所以很費時間。輪到的時候，因為尚有許多人在候他們的機會，不能也不便多看。但星上明暗斑紋看得很清楚，頗像大理石。衛星我好像只看見三個，但據說看得見的不止三個。十七世紀的蓋利略 (Galileo) 用很簡陋的遠鏡就發現了四個，這所觀象台上的天文家又先後發現過四個，此外的發現還不算。但這些衛星並不能從遠鏡中看到，有幾個從未被人

直接見過，他們的發現完全靠照相。（所以我們不應當因為看不見鬼，斷定鬼不能照相。）至於蓋利略所見四個比較明亮的衛星，我想他也決不是在一二十秒鐘——我估據遠鏡的時間——內發現的。

見過木星後，我們到另外一個圓頂下從一座十二吋遠鏡內看土星，果然有一圈光環，非常美觀。很想多看看，但已經九點多了，同伴互相催着，不便留戀。下山的時候車開得比上山快，又是黑夜，我們很不放心。

據說山上人口總數只有五十，可是倒有一所公立學校。

（二十一） 待 遇

從課堂中說起：

若平日不大開口，偶然輪到報告的時候能夠用大眾聽得明白的英語表示和著通美團學生那樣迫得去的工作，教授便會另眼相看。至於真能顯出勝人一籌的思

想和見識者，當然更不必說。一個美國同學向我說笑話：「你們這種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辦法，很像那些中學生的伏兵誘敵策略！功課預備好的時候，故意裝着心不在焉的樣子，讓教員以為這次可以捉着他了，他却出其不意地來一番很純熟的回答。」兩種情境的結果固然是「一樣的，但中國同學們全因人地生疎，以致不大開口，談不上甚麼誘敵策略。教授也恐怕中國學生出醜，非到美國學生都已昏過之後的最後關頭，決不輕易驚動他們，當然不會故意攻其不備。」

所以，教授們對於中國學生似乎非但毫不歧視，簡直還有些特別優待的地方，至少在士大如此。

至於同學之間，多數只是不相往來，原因很明白，用不着任何特殊的理由，說他們因「鄙視」而「不屑」結交中國人，與說他們因「畏敵」而「不敢」結交中國人，是同樣的不需要。與中國人有往來的美國同學可以歸入兩種：一種是研究同一學科，因共同實驗或討論而熟識的。一種是國際學生會一類組織中的活動

者，有的有志於促進世界大同，有的想懂些外間風土人情，有的預備將來出國經商傳教，有的或者只是因為不得志於別種課外活動。

國際學生會當然以聯絡外國學生爲目的。此外，學校附近的教會也往往聯合起來招待外國學生。士大國際學生宴會席上短不了名譽校長朱爾典的演說，開門見山，總是這幾句：「人家說太平洋介乎兩大敵對文化之間，但文化決不會互相敵對，倘若他們是敵對的，他們便不成其爲文化了。」因爲聽過好幾次——有幾次是他親口說的，還有幾次是學生扮演他說的——所以迄今還未忘却。

有一次宴會席上請了日本人演說，却未請中國人，中國同學憤憤不平，目的在聯絡感情，結果變成離間感情。另一次有中國人演說，未有日本人。不知主其事者是否有意彌補前次的錯誤，或者只是一誤之後的再誤。

「究竟美國教育界人士對於中國人的態度怎樣？」是一個常遇到的問題。在舊日記簿裏找到一段記錄，雖然夾着學生時代的幼稚議論，却是這問題的公平答

覆，抄在下面：

「是晚加大中國學生會爲季報籌款在三藩市排演革命鴛鴦記。開演之前有世界教育聯合會會長湯麥司 (Ironas) 之演說。詞中有云：「我與中國人交接，知其智能不在他種人下，」是明明先有中國人智能不如他種人之假定也。然在湯氏正以爲此乃表揚中國人，足見其並不輕視中國人。美國聽衆爭相鼓掌，表示其大度。因思設有中國人代湯氏而演說，謂「我來美以後，到處觀察，覺美國人之智能不在他種人下，」不知彼等對之亦同樣歡迎否。最奇者，場中有中國人，聞湯氏之言，亦大鼓特鼓其掌，認爲莫大之榮。而予對湯氏觀察之結論乃有疑問焉。」

回到前面說的兩種美國朋友，可以稱爲實驗室（或圖書館）中的朋友和宴會（或茶會）席上的朋友。後一種因爲爲交友而交友，不很自然，故意談些世界和平與國際親善的話，談不出甚麼結果。所以除非雙方另有共同的興趣，友誼是必

然很膚淺，也不易持久的。我覺得因學術上的接觸而發生的友誼比較有意義得多。

若一學系的研究生不多——如士夫心理系那樣——師生間與同學間就容易有親密的接觸，用不着故意聯絡感情，感情自然會融洽起來。但有些聯絡感情的辦法也很通行：如討論班在教授家中舉行，分贈烟捲；如實驗室中可以抽身者下午四點左右休息茶敘半小時；如系主任與其夫人按時在家招待本系員生（at home to members of the Department）；如同學組織學會，除了研究學問之外，少不得茶聚餐聚之舉。不消說得，在這些地方，全是人與人的關係，國家民族的盛衰強弱是不相干的。

但男女的交際必須十二分謹慎。美國男女同學間比較自由，普通的談談笑笑，當然不成問題。有的中國同學因為談笑間好像很投機，輕率地嘗試贈送禮物，或邀請吃飯看電影，那就難免失望，並且給人家以「中國人不可接近」的印

象。一個美國同學曾經很坦白地當衆承認，多數美國人很願意和中國人交朋友，但若他們企圖娶你的姊妹或女兒，那就只得退避三舍了。

稍為多心些的中國人住在美國一定會感到很痛苦的。據一個研究心理學的朋友觀察，中國留美同學中變態行為的表現幾乎不可勝數。本來變態與常態不能劃清界線，並不瘋狂的人，往往難免些微變態。但中國同學中已有好幾起因心理變態而不得不輟學的。對於瘋狂原因的理論，現代精神分析家可以分為兩大派：福（Freud）派注重男女性慾的被壓迫。阿（Adler）派注重好勝自我的受打擊。中國留美同學若兼而有之，欲其不瘋，不亦難乎？

（二十三） 暑 校

在美留學生，夏天有三種事可做。一種是旅行遊歷，一種是做工賺錢，一種是照常讀書。旅行遊歷是最理想的，但太費錢，對於大多數中國同學不很適

宜。做工賺錢的機會在加州倒很好，摘水菓的人工常常求過於供，據說技術高明的人每天可得六七元之多。但我所認識的幾位朋友只能得到這最高數目的一半，而且都因為天氣太熱，工作太苦，食宿太簡陋，不能長期做下去。所以多數中國同學在夏天還是照常讀書——把學分看得重於學費的照常上課，把學費看得重於學分的照常自修。

我們初到士大的時候，暑期學校尚未完畢，曾旁聽過好幾個教授。第二年的夏天我進了加州大學的暑期學校，第三年的夏天留在士大寫碩士論文，第四年又進加大暑期學校，完畢後借讀東美，第五年的夏天又回到士大，寫博士論文。後來在紐約華美協進社當代理秘書的時候，進過哥倫比亞大學的暑期學校。

士大所在的大樹鎮不能算熱，但比了加大所在的勃格來就差了。勃格來實在是很好的避暑地方，夏天從各處來上學的學生是兼來避暑的，所以格外踴躍。有名的教授也比平時更多：形象（或稱格式）心理學派健將德國人可勒（W. Koeh-

(Can)，美國心理學前輩，自稱爲騎牆派的吳偉士 (R.S. Woodworth)，頭大腦短，英國口音引人入勝的教育學家亞丹士 (John Adams 當時尙未封 Sir)，都是在加大暑期初次面聆宏論。別種學科的有名人物當然也很多，但記不清楚了。只記得有一個講歷史的海士，因爲人家說他講得好，曾去旁聽過幾次。加大暑校不比士大隨便，旁聽要驗票，但聽的人一天多一天，別說座位搶不着，連立足之地都不容易得，幾次之後就不高與再去了。當然，聽講的人數並非教授學問的指數。學生既帶消夏色彩，旁聽的用意不過在消遣罷了。

加大也稱 U. C. (U 卽 大，O 卽 加)，校址靠着山邊，高低不平，一部份校舍建築在半山上，比了完全蓋在平地上的士大景緻不同。校舍與市區連着，不像士大與大樹鎮那麼相隔一英里之遙。勃格來市區也比大樹鎮熱鬧，非但因爲加大員生較多，供應較忙，市區內另外住着許多在三藩市謀生的人。兩處只隔一水，那時雖然尙無（現在全世界最大）三藩灣大橋的便利，但每二十分鐘有一班用不着

跳板的渡輪，接着電化的列車，交通非常便利。

加大除了勃格來的校舍外，另在洛杉磯 (Los Angeles) 設有分校。全校學生很多，上萬。記得報紙上曾說加大人數已經超過哥倫比亞大學，可稱全國第一。

(二十四) 借讀

我進士大的時候，只預備在那裏修畢大學本科課程，畢業後就轉學東美。在原來的計劃中，這是兩年。後來出乎意料之外地插入四年級，一年就畢業了。那時因為校內一切剛有些熟悉，捨不得就走，決定仍住兩年，修畢碩士學位後再轉學。那知道這麼一來，轉學就轉不成了。

在士大的第二年，我選了一門高級實驗心理學。心理學實驗課總是兩人一組，輪流着當主試者與受試者。第一學期全班有四人，未成問題。第二學期只我

一人，本想改選。但邁教授待我很好，不讓我改選，願意自己陪着我做。我非常自由，完全隨着自己興趣進行，很少拘束。那時士太心裏實感室新裝一新，察記眼動的照相機，我因為閱讀中國文字時眼動情形向未有人用照相方法研究過，很想嘗試這一種觀察。當時我的目的只要發現閱讀中西文字的同異要點，此外別無濃厚的興趣。但工作開始後不知不覺費去了很多（自己的與邁教授的）工夫與很多照相材料，邁教授勸我索性擴大規模，把這實驗做了博士論文的材料，我因騎虎難下，就答應了。於是不得不放棄轉學計劃，在士太住第三年。但若不到東美的大學看看，於心不甘。恰好士太新改章程，修習博士學位者最後一年，不必住在本校，所以就到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各住一學期，這兩學期可以稱為借讀。

(二千五) 奇遇

在借讀的一年中，我突然對於論理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哈大的教授中，有懷海（Whitcher）、謝佛爾（Sheffer）、羅士士（Lewis）、亨丁頓（Huntington），都是數理邏輯的權威。又有好幾個老同學，都在那裏研究哲學。他們常常談及數理邏輯，不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選了一門謝教授的「關係邏輯」。

我對於邏輯真可以說是一見傾心。若非已與心理學結婚生子，一定會與她締白頭之約。就是早一年到哈大的話，說不定還可以發生與心理學離異的問題。這些正式手續雖然未辦，但一年內我實際上已經與心理學很疏遠了。

進哈大的時候、心理學的課還選了三門，但所有的自修時間差不多完全放在邏輯上，有兩門心理學竟未參加考試，因為要專心做一篇邏輯的論文。那篇論文原是憑空寫出，並未查考已往文獻。謝教授介紹投登某刊物，果然因此被退回。回信提出評判委員們不接受那篇論文的理由，即是未曾提及某某的論文，並且未能說明篇中有何更進一步的貢獻，信末還附着參考篇目。這件事並未減少我

對於邏輯的興趣，不過我因此感到半途改行的吃虧。

寒假期中離開哈大進哥大。哥大心理學系課目中不知怎地夾着一門「符號邏輯」，是拉特富來克令（Christine Ladd-Franklin）拉是原姓，富是丈夫的姓，因為未嫁時已有些學術著作，嫁後仍把原姓連在前面，但平常只稱富夫人。教的，我當然又選了。心理學系主任吳偉士教授簽准選課單的時候說，「你真要選這一課嗎？他不一定講些甚麼呢。」我暗自想着：「難道她已經老得語無倫次了嗎？你們既然還讓她教，總不能不讓我學罷。好在每星期只上課一次，沒大關係。」開始時全班學生兩人，後來只我一人。上課時間雖少，她常與我課外長談，請我吃過好幾頓飯，所以得益特別多。後來我再到紐約，仍舊不時去請教。在她指導之下，先後曾寫過論文四篇，都由她介紹給英美哲學刊物，並未退回。

在哈大只住了一學期，一切全未熟悉。寓所的二房東又太節儉，汽管總不肯熱，住得不頂舒服，因此關於哈大的有趣記憶也更少。

但哈大總是美國最老，最富，最有名的大學。記得三年前曾舉行三百周年紀念典禮，中國同學還集資送去一塊刻着一篇中國文章的石碑，算起來哈大該是創立於一千六百三十六年的了。至於哈大的基金數目，曾在某刊物上見過，但數目實在太大，很不容易記清楚。但據說當初約翰哈佛（John Harvard）捐給大學（因而定名）的遺產不過七百七十九磅十七先令二辨士，與書四百多冊罷了。

哈大本科（Harvard College）不收女生，另設一女子學院，名辣克里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分別上課。文理研究院中雖然男女合班，但哈大的碩士或哲學博士學位絕對不給女生，女生仍屬辣院，由辣院給學位。懷鄧納（Widener）圖書館中另闢辣院女生閱書室，不容亂闖。

懷鄧納藏書二百多萬冊，此外各院（School），系（Department），舍

(Horse) 分館不下二十所，書籍合計也有一百萬冊。懷館有一閱覽室——Farnsworth Room——專放文學書，坐位特別舒適，專為欣賞，不許研究，寫筆記一類的動作概在禁止之列。

哈大校舍散漫，圍牆包着的校邸 (Yard) 只是小部份。醫學院在波士頓不必說，法學院，工學院，教育學院等雖然都在坎橋，但似無系統，格式也不一律，很難與不相干的建築分辨。再加坎橋的街道與波士頓的一般，並行的，直角交叉的，與不轉灣的似乎是例外。相傳這些街道是依照牛踏出的路線築的，所以也難怪。但不知為甚麼街道的名目不肯標明，除非在開始或終了的地方。(這責任大概可以推在馬身上罷!) 情形既然如此，一個新學生如敢單身探險，總是凶險萬分。至於中國同學們，個個埋頭用功，除了星期日上午或者上波士頓唐人街飲茶吃點心外，絕對不像有工夫可以做嚮導的樣子。所以我臨走的時候還有許多地方，從未到過。比如說博物館罷，實際大概有四個之多，但我只記得看過玻璃

做的植物標本。

哈大的文憑不輕給人，這是很多人所相信的，大概也是事實。但有些人喜歡誇張過份，說怎樣比別的大學難得多等等。我離開哈大進哥大之後，曾聽到過一種謠言，說哈大的教授遇到成績欠好的學生，總勸他們改進哥大！

(二十七) 哥 大

在哥倫比亞大學也住得不久，記不得很多。並且在哥大的中國同學非常之多——常常非常之多，記錯了又容易給人發現，落筆時頗有甯缺毋濫之感。

雖然哥大的中國同學很多——或是因為哥大的中國同學很多，很多人不贊成哥大，說哥大所在地紐約太熱鬧了，不是讀書的地方。不過不論如何熱鬧，總熱不進圖書館，鬧不進實驗室來。據我個人的經驗，在哥大的讀書效率絕對不必比別處低。而且，反過來講，在大城市也有種種好處，例如：很好的音樂，很好的

戲劇，完備的博物院，偉大的禮拜堂，無奇不有的商店貨物，五花八門的衣食住行。這種不易多得的經驗不能說不是課外教育，學生們雖然受時間與金錢的限制，不能儘量欣賞，但在相當範圍內也不妨些微見識一番。熱鬧地方的最大毛病倒是太寂寞，除了在別處早已相熟的朋友，大家癢癢不關，自願不暇。彷彿有人說過，身體方面的距離愈近，精神方面的距離愈遠。

⑨ 至於學校本身，最顯著的缺點是建築密，學生多，課程應有盡有。校舍密集也有便利之處，選了不屬一系的課可以省去些路。不過等候升降機的時候，因為不由自主，比走路更加焦急。乘升降機上講堂，在我當初不免感覺新奇，但現在回想，可說完全是少見多怪了。校址附近空氣也並不惡濁，佔地雖不很大，東臨晨邊 (Morningside)，西邊河邊 (Riverside)，南面不遠，還有很大的中央公園，儘夠散步呼吸之用。走厭了可去白浪克士 (Bronx) 或白鹿格林 (Brooklyn) 的公園，距離雖遠，五分車費就夠了。

學生多的缺點是教授時間不夠分配。課外要見忙的教授，必先約定時間，隨時還不免要像上牙醫診所那樣長期等候。但若真需要他的專門指導，只要他認為孺子可教，便無問題。不論他怎樣忙，他會讓別人等着的。我會聽說哥大有講堂很大，一班有幾百人。這當然是真的，非但哥大有，別的大學也有。但我始終未曾親自經歷過。我所參加的四門課，一班只我一人，一班約五人，最大的兩班也不過十多人。

課程科目照理應當益豐富愈好，但是太多了也會受人批評，說「巧立名目」，「重複太多」，太「濫」了，太「商業化」了。哥大校長白德婁（Baker）從前是提倡實用科目的先鋒，近來却也主張大學教育應當注重古典文藝，有時不免給人口實，彷彿說這是認錯悔過似的。實際上那些通俗科目與職業科目也是應社會上的需要而產生的，並且大半在推廣部的名義下，所以更不必有損大學的尊嚴。從學生的觀點講，若嫌某課太通俗化或太職業化，只要不選就完了，反正旁的課

還多得很呢。有次有位朋友批評一位不大好看的女人，說她實在「醜得難受」，他的同伴抱不平說：「醜雖然醜，還談不到甚麼難受不難受！」

(二十八) 新校

在哥大的那學期同時又在社會研究新校上一門課。新校的辦法與普通學校大不相同，其實就是各種有系統的講演，對於學生資格，幾乎毫無限制，上課都在晚間，不點名，不考試，非常自由。大半的科目像別的學校一樣由一個教授擔任，但也有許多人合講的。我所選的一門心理學由行為派始祖華僧 (Watson) 主任，講的人包羅各派的健將，有這機會一觀他們的風采，也很值得。唯一的遺憾是未曾選些心理學以外的東西，因為這新校的長處是補充常識，不是指導專精研究的。

(二十九) 協進

在克美住了一學年，回到士大，辦理論文考試等手續完畢後，恰巧華美協進社的秘書返國，主任郭先生邀我去代理，所以又到紐約，住了些時候。這協進期間有幾件很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紐約某大雜誌——大概是現代史料——請郭先生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文章裏並未提及饑荒的問題。寄去時也並無插圖。不料發出來時夾着好幾張照相，內中有一張軍隊服破爛，骨瘦如柴的母子兩個難民。這在許多要面子的同胞——同胞在美國的那個不要面子？——看來，當然成爲「有損國體」的證據，不免引起許多責問。不容氣的直接責問還好，因爲可以答覆解釋。倒是客氣的背後評論無從對付。至於向發行人提出抗議，他非但不會登報表示歉意，根本不會有甚麼歉意可表示。因爲在他看來，插圖足以點綴文章，而難民的照相只會引起

讀者的同情。面子的觀念豈是只能欣賞物質文明的美國刊物發行人所能了解！

●有一次哥大木橋院長（音譯可作吳德白立奇）特地來社訪郭先生而談一件他認為異常難決的問題。老實講起來，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位中國學生（他當然不舉姓名），因為考試犯規，被當局發現，向木橋院長請求免子處分，否則將無面目見祖國父老。這請求者的措辭與表情一定是萬分動人的，因為木橋院長所得的印象是執行處分將引起不幸後果，例如自殺之類。那時社所極小，郭先生與我用同一寫字間，所以全部討論都聽到，並且還偶然參加一二句。我們當然不動議應當或不應當執行處分，只是談了些中美人情與習慣之異同。但木橋院長道謝告辭的時候，似乎已經胸有成竹，絕對不似再會失眠的樣子。

●有一次伴着一個不懂英語的同胞乘火車，在車上偶不注意的一分鐘，那同伴忽然不見了。我心中萬分焦急，急的並不是怕遺失，是怕走錯了廁所。當時非但是怕走錯了，而且以為一定走錯了。這「有損團體」而且「有傷風化」的罪名，

我至少也得担負一半。但在這悉觀的幻想中，忽然回憶到一個故事：著名能夠隨機應變的某君，推進浴室預備洗澡的時候，發現男士浴室中有一女士，某君不慌不忙的道歉一聲，加上一個特別大聲的「叟」(Sh)字。這故事給我不少自慰。美國人能辨別我同伴的性別嗎？當然不能——即使走錯了，也只有我一人知道。而且，究竟是否走錯，機率至少均等，不應當妄加猜測。且待觀察事實，再下結論。——且慢觀察：能夠證實未錯固然好，但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絕對不能證實來得妥當。於是繼續埋頭看報，故意錯過觀察的機會，使來蹤與去跡同樣的無從查考。

太廬法師在美宣傳佛學的時候，我伴着他到各處去翻譯他的講演。幸所講偏重發展歷史方面，尚不至於毫無辦法，在哈德佛(Hartford)神學院講演之前，有一位中國同學要請他講解一本佛經——大概是金剛經。他的回答非常直爽：「你不會懂的！」美國人當然更不會懂，因之我也用不着為不會翻譯而發慌。在哥

大講演之後，有一位美國老太太或老小姐忽然問道，美國對於佛教有甚麼貢獻？我口中翻這問句時，心中很爲雙方着急，但法師不慌不忙的答道，「美國的貢獻尚在將來，」使我忍不住在聽衆尙未了解答案之前開始微笑。

社名既是「華美協進」，凡有自稱爲對華有關的美國人進來，我們總是盡力協助的。某君自稱爲前任中國某校校長的令弟，來社間談幾次後，摸出一張鄰近某機關出給他的支票，問我能否介紹一附近有往來的銀行去支取。我就很信任地在支票背後簽了名，介紹他去。不料幾天之後，銀行來信，說代付的支票因出票者存款不足被退回，已在尊賬中扣除，原票附奉云云。透支的責任雖然在簽發支票的人，但我想當先向領款人交涉。但此公永不再來。打電話向其令兄調查，令兄並不否認有此令弟，只說已經多年不相往來，現在的蹤跡當然不必問了。向某機關中的出票人交涉，原來是一個老年女人，支吾推諉中表示她自己也在受騙之列，談判了幾次不得要領。恰巧社中女遠記的令弟是律師，託他寫了一封信，他

說未必會發生效力，但終於發生效力了。這位律師不肯收費，結果請他吃了一席中國菜。

(三十) 紐約

紐約是全世界的最大都市，既住了些時候，總得報告一番。但這報告實在不容易做，因為一切太大，太多，太看不完，太講不清。

先談談紐約的太髒：人口七百萬，外來的旅客平均每天三十萬，平均每兩小時有一班輪船開到，每五十秒鐘有一班火車開到，每五分鐘有一嬰孩出世，每三分鐘有一對夫婦成婚。公園有二百以上，戲院和禮拜堂都有一千以上。那時最高的建築是吳耳華大廈（意譯可作『羊毛值』），計六十層，高七九二呎，初到紐約者非登屋頂一看不可。升降機上去大概不消一分鐘，但那是特別快車，若乘普通慢車每層一停的話，大約非十多分鐘不可。記得那時大家正講着，有一所高過千

呎的七十七層大廈已經開工，不久要替代吳耳華居第一位。但現在吳耳華已降到第六位，最高的是恩派亞司戴（Empire State），計101層，高1165呎。

大紐約共分五區，最熱鬧的是滿哈頓（Manhattan）的南部。滿哈頓是一島，與其他四區都隔着水，白浪克士在哈倫河（Harlem River）以北，昆士（Queens）與白鹿格林在東河以東，也在島上，四達頓（Staton）又是一島，隔着的水比河更多。此外，赫貞河（Hudson River）以西的地方，政治上雖然另屬一州，但與紐約太近，差不多也是大紐約的一部份。要得着一個紐約的總印象，除了登高從中心向四面瞭望外，最好乘船繞滿哈頓一周，從四面向中心巡視一遍，更加可以欣賞那些高樓與大橋。高樓集中於南端。大橋理應沿河均勻分佈，但也不盡然。哈倫河上的橋雖然也很可觀，遠不如東河上的偉大。東河上那時已有四條大橋，曰白鹿格林，曰滿哈頓，曰惠廉士堡（Williamsburgh），曰

昆士堡 (Queensboro)，都超過六千呎。這四條之外，另有專供火車用的鐵路大橋，從白浪克士經過東河中兩個小島，跨地獄園 (Hell Gate) 以達長島，即稱地獄園橋。現在又增加了三區橋，很近這鐵路橋，幾乎是並行的，但有八支達滿哈頓，所以這橋連接滿白昆三區，實際上跨水四處，照西化的語法，應當說是一組「橋們」了。老紐約稱爲北河的赫貞河上，唯一的喬治華盛頓橋那時尚未完工。按哈倫河上另有一條不稱喬治的華盛頓橋，相離極近，不可混爲一談。喬治華盛頓橋與三區橋工程浩大，各費六千萬美元幣。

滿哈頓與其他各區間的交通，只有四達頓島還全靠渡船。其餘非但有橋，還有河底隧道可通。多數隧道是專供電車或火車用的，但北河下已有兩條汽車道，東河下也有一條在建築中。

非但各區間的交通有橋上河面河底三種辦法，滿哈頓一區內的交通也有上中下三種公用工具。地面上的電車與雙層汽車走得慢，停得又多，路上擠的時候，

差不多和步行的速度——應當說慢度——不相上下，而且每輛的容量也很有限，所以不是最通用的工具。但公共汽車的上層有兩種特別的用處，第一是遊覽，第二是納涼，絕非其他車輛可及。至於愛惜時間的大眾，當然靠高架車與地下車，每班列車可以長至十餘輛，有快車慢車的分別，慢車每站都停，快車只停大站。小站間最近的只隔五六街，大站間最遠的或隔三十街。高架車中的空氣當然比地下車好，聲音也輕些。但地下車的聲音雖大，地面上的人聽不到，高架車可鬧得沿路鷄犬不甯，並且阻礙地面的光線，所以高架車不能經過最好的住宅區與商業區，因之乘客也比較差一等。記得初到紐約的時候，因未慣於乘地下車，故着繞道去乘高架車，在白浪克士公園上車時，看見大家都從窗口跨過車輛，以為一定是合法的方式，也跟着跨進去，險些兒被路警拉住。

地下車中不見日光，耳中隆隆不絕，初乘很不舒服。每天早晨八九點從住宅區到商業區，或下午五六點從商業區到住宅區，更是擠得駭人。各大行家曾因交

通困難，把職員上差落差的時間提早或延遲，弄得參差不齊，以補萬一。我在哥大的時期，非不得已決不在那大衆趕快的鐘點乘地下車，但後來在華美協進社的期間，每天却必須在那不利出行的時間來往於「上城」寓所與「下城」社所。第一星期內很有些神經衰弱的現象，但不久之後也就慣了。傳染了美國羣衆的態度，彷彿一分鐘的出入是生死關頭似的，乘着慢車非換快車不可，一列車到了，不管它怎樣擠，非擠進去不可。好在地下車的容量似乎並無規定的限制，不像公共汽車上坐滿了就不許人上車。在門口擠得半進不出的時候，月台上的路警總是幫着你推進去，決不會勢難成功地勸你退出來的。因為停車地位有常，如上車的地方挑選得好，可以把下車後出站的距離減至最低限度。我有一時期帶一只隨意啓止的碼錶，把路上所費的時刻分秒天天記下來，倒也很有趣。

滿哈頓的形狀狹長，交通要道都是南北向的。東西向的橫街只有第四十二，第五十九，第一百二十五等比較重要，街面也有電車。多數橫街只可步行與用自

備或自雇汽車，而且是單程交通的。乘汽車在西行的街上到東隔壁，或在東行的街上到西隔壁，必須大繞圈子。相傳第六十一街本是西行的，因街上有家客棧內（Colony）餐館，市長吉行者（“Jimmy” Walker）常去午餐，深感不便，改為東行。

紐約街上不見一條電綫。電力線電話線不必說，連街車的電線都在下面，所以軌道像有第三條，外觀和行斜坡的電索車（able car）軌道差不多。據調查者報告，紐約三百二十方哩地而下的電話線有九百三十九萬多哩長，每三千六百三十六條合成直徑不及三吋的一索，共重五萬二千噸，電力線有四萬一千哩長，重十一萬八千噸。這費了許多人工埋在地下的銅鑛，若鑄成上有林肯肖像的銅幣，可值五萬四千萬元。這種電線在一八八九年始改裝地下。當時移去電桿二千四百零五根，有的高至九十呎，上有三十條橫臂，架三百條電線云。

紐約的賈西（Jays）是最大百貨商店之一，凡同樣商品，若經證實別家較

廉，可立將定價減低。所以省錢者趨之若鶩，固不必說。時髦者也在招徠之列，因標語之一是「省錢是時髦的」。該店有一測驗部，把貨樣加以種種侮辱虐待，以見其能忍受之限度，所以售出貨物十分可靠。聽說有一雇員專於每晚在櫃檯椅子等處收集嚼過的橡皮糖，平均有五磅之多，其生意興隆，於此可見一斑。

雖然前面說紐約每五分鐘有一嬰孩出世，但在紐約遇見別處來的人似乎比遇見本地人更加容易。在吳耳華塔和自由銅像一類地方遊覽者，十之八九是初到的鄉下人。記得有一次在某大影戲院洗手，用電風乾手的時候，旁邊有一位美國人，照樣把手在筒口磨擦，但不知機鈕所在，或根本未知是用電的，只見別人的手不一會就乾了，他的手可永遠不乾，瞠目不知所措，經我指導之後，大有「愧感交集」的形狀。

從哥大回到士大的路上，過美京華盛頓，特費三天工夫，遊覽名勝。大半的地方是乘遊覽汽車去的，有領導者說明一切。雖其演說詞未免背書那般呆板，也可見所說是根據專家的調查與計劃，大概都是事實，而且應有盡有。只是行止不能自主，有些地方未能如願徘徊，以下記錄的大部份是從舊日記鈔的。

第一天遊覽華盛頓的故鄉浮靈山 (Mount Vernon)。浮靈山不在華盛頓特區範圍以內，相距有十六哩，係屬浮金尼亞州。遊覽車途過亞力山特利亞 (Alexandria)，乘客可下車參觀基督禮拜堂 (Christ Church) 與加拉耳宅 (Cathyle House)。禮拜堂因有華盛頓與李 (Robert E. Lee) 兩家包廂而成爲古蹟，落成之日，華盛頓卽以最高代價三十六磅十先令定座，並認常年捐五磅。迄今五十九與六十兩號坐位相對，與衆不同，蓋其他坐位已經改排新式，獨此一廂猶保存舊狀也。加拉耳宅尤饒歷史趣味。革命前英軍司令白拉度客 (Burdock) 上將曾在此召集六區殖民地總督，討論徵稅之困難，建議請帝國政府訂有效的強

迫後收辦法。當地人民聞之，則在隔街法院集會，由華盛頓主席，決議：納稅之義務與選舉之權利在性質上不能分離。白氏曾在此召見華盛頓，擬授以下校（或譯少佐），又在此不聽華盛頓之議，決計出征某地紅人而敗。華盛頓一生在此作客多次，蓋其日記中每有宿於加拉耳上校處字句。

〔華盛頓故宅係其異母兄老倫士 (Lawrence) 於一七四三年所建，老曾在浮囊海軍上將指揮之下參與西班牙之役，故名。老與其女亡後，產歸喬治，參戰前與退任後俱居於此。傳至約翰奧格士丁 (John Augustine)，因房地廣大，難以維持而出售，時有肯甯海女士 (Ann Pamela Cunningham)，集合同志，組織浮囊山婦女會，奔走募款，卒得二十萬金。聞捐款最多者為愛佛來德 (Mary Treat)，以講演華盛頓之生平，所得六萬九千元，悉數捐助。以華盛頓為名之作家歐文 (Irving) 亦捐五百元，全國無數學童則各捐五分。故一八六〇年以來，浮囊山為婦女會之公產，房地各部份由各州理事分任佈置與修理之。

職，除星期日外，每日開放，收費二十五分。

「房舍係木建，所佔不及三千方呎，惟四周園地甚大，二層之上有以斜頂爲壁之小樓，外漆白色，莊嚴雅靜，前有寬廣之廊，高自地至樓頂，支以方柱八，由此俯視普道麥克河（Potomac），景頗佳。遊客有自此水道來者。樓下分七間，曰大廳，曰宴客室，曰音樂室，曰西廳，曰家用餐室，曰夫人居室，曰書齋。樓上皆臥室，一爲華盛頓壽終之所，一爲拉法約（Lafayette）所用，一爲客的士女士（Mrs. Custis）爲夫人前夫之孫女）所用。另有夫人臥室在三樓，爲華盛頓死後夫人所用。此外另有廚房，連接正屋。各室陳設，有卽係當初之器具，否則亦定製做造，俾保存原有式樣。華盛頓夫婦遺物，如眼鏡、鈕子、鞋跟、之類，亦保存備展覽。最引予注意之物有二：一爲巴士帝耳（Bastille）獄門之大鐵鎗，係法國革命後拉法約所贈。一爲宴客室中壁爐上石架，係義大利刻工，據云中途曾被法海盜所劫，後知爲贈與華盛頓者，乃完璧送還目的地。

「雖宅不遠爲華盛頓之墓，有圍牆鐵門，門上石碑有華盛頓將軍遺骸葬此等字。此稱新墓，蓋另有舊墓。舊墓於一八三一年爲盜所侵，掘去一顛，以爲屬華盛頓者，幸非是。後乃改葬。」

◎六月八日 上午乘遊覽車參觀政府各機關，所經建築物甚多，但如內政部，外交部，海軍部，陸軍部則過門不入，如白宮與大美聯（Pan-American Union）則迅速穿行。僅財政部印刷局與略必篤（Capitol）二處歷時略久，印象較深。

「印刷局因參觀者多，門外等候多時，始得入內，有招待員詳說說明印行鈔票之手續，一部份且可目視，頗增見聞。印鈔據云全用複製版，原版珍藏不用，俾不至萬一損壞後另鑄新版時難免走樣，有如偽票。所用絲質紙張，係麻州某廠秘製，嚴禁他售及做造。鑄版守秘密，印刷及點數則任人參觀。點票者全屬女工。女工之雇用始於南北內戰時，當時因男工多從軍，不得不用女工，以補其

缺，後乃知點票一類工作，女工實較敏捷而正確也，另有換票部，專收破舊鈔票，易以新票。舊票亦點數謹封，有過新票。蓋每包必切分為二，分送兩處，各覆點一遍，始行消毀。毀票機作球形，內有利刃計一百五十六片，將舊票切成爛漿。是項紙漿可壓成紙版出售，作書殼等用。毀票機之封閉，經不同之鎖三，其鑰由三人分掌，不能獨啓。毀票工作之忙碌不下於印票，據云某日所毀鈔票債票竟達一萬五千元之鉅數。

「略必篤之正而東向，惟全市之發展，竟反建築師之初料而向西，故觀光者每來自其背，致雄偉之石階廊柱不能早觀，良可惜也。全部建築約如橫置王字，左右爲參衆兩議院。予等從中央登階入門，卽至圓廳，自下可直望圓頂之內層，高百八十呎。自圓頂而下，周圍皆壁畫及石像。頂上圓形者爲華盛頓封神圖，華左右爲自由與勝利兩神，兩旁展開，至後復合，繞成一周，雲端飄舞者計十三像，蓋指十三州。圓畫外緣成六組，華下一組象自由神驅逐惡魔，其餘爲希臘神

話中人物，代表農工商航學五事。此圖蓋畫下有走廊一周。其下爲富有歷史意義之長幅壁畫，事蹟甚多，未能詳記。最下層爲油漆八大幅，亦歷史要事，自哥倫布登岸，迄華盛頓辭職。其中「獨立宣言」，「布高香 (Burgoine) 乞和」，「康華立 (Cornwallis) 乞和」，及「華盛頓辭職」四幅係華副官屈命布 (John Trumbull) 所作，圖中各人皆確實肖像云。

「離圓廳而南，進聚像堂。堂作半圓形，內有石像銅像不下五六十座。據云，此卽前衆議院，地上有一標記，爲亞當士 (John Quincy Adams) 於會議時中風倒斃之處。新屋落成，衆院遷出後，始爲聚像之所。諸名人像由各州選送，每州以二人爲限。由圓廳進堂之門口，上有一像，執書與筆，乘有翼之車，車輪爲鐘，蓋象時間與歷史。南門口上之像則代表自由與和平。出南門卽通今之衆院，時正開會，登樓立旁聽席後略窺片刻，但見議員坐位繞議長席於半圓形而已。

「自衆院返圓廳而北，與聚像堂相對者爲最高法庭，即前參議院。今之參院則更北，與今衆院相對。參院議場旁另有總統室、副總統室等，俱未及親觀，蓋已屆遊覽車歸休時矣。」

「午餐後，略息，獨出，擬遊華盛頓紀念塔與林肯紀念廳。兩端步行，中段乘電車。先抵林肯紀念廳，四周牆外皆有石柱，前後各十二，左右各八，總數三十六，（按此三數並不矛盾！）代表當時三十六州。廳內亦有石柱二行，全廳可分三部。中爲林肯石像，向外坐。左右有石刻格的士堡（Georgetown）演說詞及第二次受任演說辭，壁畫則以自由與統一爲主題。廳前即反照池，作長方形，池中可見華盛頓紀念塔之影，廳、池、塔、與塔必篤皆在一直線上。自廳緩步至塔，尚不甚遠，惟天暑汗多，殊不適。「塔」字或不確當，其形爲下方上尖之Obelisk，高五百五十五呎有零。開尖頂係鋁製，除此皆白石。內有升降機，三十分鐘一次，予到時最後一次已開，頗覺悵然。或謂以不收費，欲登者多，必久

候始得機會，恐早到一二小時亦無濟耳。在旁坐息多時而返。

「晚，步至國會圖書館。內部之華麗爲他處所未見，到處壁畫彫刻，美不勝收，難以詳記。參觀者宜細讀說明書，可增興味不少，二樓前特闢一隅，陳列獨立宣言與憲法。此外，具歷史意味之信札等件，亦陳列不少。出，在喀必篤前散步，見其圓頂有燈光照明，返寓取機，爲照一相。」

「六月九日 上午乘遊覽車至阿林頓 (Arlington) 觀全國陣亡將士公墓。首抵公墓管理處，即客李兩家故宅，爲華盛頓夫人前夫之孫 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所建，一時曾爲革命元老之交際中心，迄今宅中留存紀念品不少。客僅一女瑪麗，適李氏 (Robert E.)，即在此宅成婚。南北戰起，李辭聯邦政府軍職，闔家南遷，後任南軍總司令。此地產業因積欠租稅公賣，即由聯邦政府賤價購去，戰後客氏承繼人 George Washington Custis Lee 不服，卒由政府增價原價五六倍始了。宅內略觀後，周遊戶外，公墓佔地極大，內戰、西戰、歐戰

陣亡士卒分葬數處，總數必以萬計。石碑排列齊整，過之宛如閱兵。另有將校之墓，導遊者遙指能道其名頗多。最堪注意者則爲不與他墓並列，特築之無名英雄兩墓，一葬歐戰時陣亡於法國之不知名美兵一人，一葬內戰陣亡不知名者二千一百一十一人。前者稱 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後者稱 Tomb of the Unknown Dead。多人墓旁有圓頂八柱亭形建築物，上記華盛頓等十二人名，可譯稱「名將亭」（原稱 Temple of Fame）。單人墓近有白石露天圓劇場，可容五千人，亦紀念陣亡將士者。

「自阿林頓隔普道麥克河望華盛頓，略必篤、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廳，均歷歷可見，而紀念塔遠景尤勝，以爲此行大可補昨日未登塔顛之遺憾也。」

(三十一) 旅行

美國人的休假觀念不是在家躺着或用別種姿勢休息，是旅行到各處去。到的

是甚麼地方似乎不大緊要，緊要的是必需離開自己的家，最低限度是自駕汽車到鄉下或附近的海濱去，若有充分時間與金錢，能夠長途跋涉，尤合定義。當然，這裏所謂「跋涉」，毫無普通含蘊的「艱苦」意思。因為所「跋」的草地只有齊整碧綠的，至於「涉」水，非乘德祿（譯音，例如「德祿杯」）船，即是自願而爭先恐後的游泳，更加是最快樂的享福了。所以在美國向不遠千里而來的人說「一路想必辛苦」等話，正如在中國問人「一路怎樣享受」同樣會被人當作瘋子。

我在美國雖然未能如當地時髦人那般專為休假而旅行，却也在太平洋濱與大西洋濱之間來回過四次，很享受到休假的樂趣。第一次是從加大到哈大，經過芝加哥、納加拉（Niagara）、與紐約。第二次是從哥大回士大，經過華盛頓、芝加哥、與大坑原（Grand Canyon）。第三次是從士大再到紐約，經過彭甯（Barre）、新奧連士（New Orleans）與費城。第四次是從紐約到梵苛佛（Vancouver）乘輪返國，大部份路線在坎拿大。紐約與華盛頓已在前二節記過。過芝

加哥的時候，天氣很熱，印象不好，先會場說宰畜場值得一看，但那裏的同學抱着『君子遠庖廚』的主義，拒絕嚮導的義務，又回憶從前上生理課，看了一次狗的解剖，食慾爲之大減三天，小減一星期，結果胡亂看了些博物、美術、電影、公園之類，並無特別經驗可講。但過芝加哥不能不下車，因爲西來與東去，或東來與西去的火車，雖可聯運，必需換站調車。而且車站之多，迄今未弄清楚。新奧連士是南方大商埠，那一次因趕赴美國心理學會費城年會，不能多停，車到的時候恰是耶誕前夕，又逢大雪，換車雖有兩點鐘空閒，也只得在候車室坐着，除了黑白分坐的事實，並未見到美國南部的特殊情調。在費城，參加年會後，曾到獨立廳瞻仰自由鐘一下。彭甯是加州西南無名小地方，只因有一位同學在那裏一所療養院中養病不免耽擱一天去探望一番。

剩下來納加拉瀑布、大坑原、奧坎拿大的山水，都是絕好風景，當初非常欣賞，迄今還有餘味。檢查舊日記，只恨記載平淡，未能形容山水的雄偉或秀麗於

(三十三) 瀑布

「九月一日 晨八時抵野牛城 (Buffalo)，換納加拉車，約行一小時，不需另購車票，蓋爲長途搭客之贈品。車上購一遊覽手冊，約略檢閱一過，對於遊覽程序乃有八分成竹，惟此圖比例尺未加注意，各處距離尙無把握。出站處有汽車爭誘遊客，索價似頗公道，即躍登其一，頃刻已至河邊，車夫攬馱子周遊美坎雙方，婉却之，則停車於一橋堍，曰瀑布已到，可下車矣。細察地圖，車站來此實不及半哩，步行不十分鐘可到也。橋爲山羊島橋，即登橋緩行，時水聲久已隆隆然如雷貫耳，後悉納加拉本爲印第安人語，即水聲如雷之意。橋過約三之二有一小島，曰綠島，再過三之一始爲山羊島。聞多年前有人置畜一羣於此島以避狼，過冬後僅一山羊生存，餘均凍斃，因名山羊島。島適處瀑布上，分之爲二，

右在美國境，即橋下之水所成，稱美國瀑，左作馬蹄形，爲美坎分界，稱馬蹄瀑。考納加拉河上接伊利湖 (Lake Erie)，下通登他利亞湖 (Hilo Ohio)，相距三十七哩，水面差三百二十六呎。美國瀑高百六十八呎，廣千又三十呎。馬蹄瀑高百五十八呎，廣二千四百五十呎。河流每秒平均二十二萬餘立方呎，六之五由馬蹄瀑下墜。自島上觀，二瀑俱可見，惜有類自樓窗窺叩門人，僅見頭額，不辨面目耳。離美國瀑最近之石台，需經石級石橋始達，另有月島之稱。月島將美國瀑分出一小瀑，水薄似新娘遮面紗，以名焉。

〔遊覽手冊上曾見百風穴 (Cave of the Winds) 照相，景頗不惡，早具降觀決心。及在山羊島見「至百風穴之升降機」與「更衣室」等字樣，遂即納費一元，加橡皮衣冠，隨嚮導乘升降機下，達瀑布之底。出穴有橋架於水中葦石，其最大者名萬世巖 (Rock of Ages)。橋逼近瀑布，行其上如在狂風暴雨中。此種驚心動魄而實際絕無危險之經驗，確亦有其樂趣，美國人尤喜之。惟除水花飛

濺外，幾一無所見，始悟手冊照相之偉景，必處身局外始可視，進穴行橋則猶登台演戲，不復能列觀衆間矣。

「出穴更衣後，在山羊島路事徘徊，過橋返市午餐。餐後至望園（Prospect Park），其靠近美國瀑之一角稱望點，與月島隔瀑相對，爲美國境內公認最好觀瀑處，惟仍屬側面俯視，且遊客爭趨此一點，未便久據不讓，殊未暢觀。旋乘升降機至瀑底之右，得一側面仰視之景。此處可登輪霧娘（Maid of the Mist）者，往返河中，舟上有橡皮衣冠供乘客穿戴，一併取費七十五分。據云，船上觀瀑，遠勝望點，惟尤嫌太近，不如對岸坎境同時得觀兩瀑全景。讀手冊知有峽帶線電車周行兩岸，計程二十哩，每站可隨意上下，取費一元又二十五分。惟素聞華人往返坎美，每受移民局留難，故恐過坎放行而不許返美。決先赴站詳詢，若不能確保返境，再乘霧娘未遲。乃乘機升返園上，覓途至峽帶線車站，出示三年前入境所用護照，職員以爲憑此返境，絕無問題，予欣然購票登車。

一車行片刻即造橋入坎境，移民官員並未發問。在橋上左望，漸見兩瀑正而，迨過橋左瀑乃向瀑通行，霧縷、望、月、島、羊、島、同時在聲，百風穴與萬世峻於水花後圍狀可見，馬蹄瀑與新娘造而紗瀑亦得證為名實相符。頃在月歇、驛點、南風穴等處，因六可即而不可聲，所引起之緊張情緒，至此始覺釋然。車至馬蹄瀑邊處在折回，乘客大半在此下車。某形在之夫部份早已跌落，令有一瞭望台可登巖，另有墜道遙帶瀑之後面，納費七十五分，可穿戴禦水衣冠，由嚮導領觀，予以爲不嫌百風穴遠甚。登後一班車，循原路行，河流在右，左則有坎政府所開維多利亞后公園，下車散步，有冷飲處，絕不捨價。再登車沿坎岸行，河流極急，峽最狹處僅寬三百呎。聞六十年前，霧縷因被控鬧造，航行過此，竟未遇險。其後有人於此游泳，河道再前作囊形而有折，水在囊中爲旋渦。坎岸與車軌於此障，始、弧、約等圓周三之二。旋渦上有鋼索懸車，起落均在坎境，置程半元，來回七十秒，車行甚速，人感其速也。即過橋入美聯

魯意士頓 (Lewiston)，有移民局員登車，美國人均自報所屬州縣，予以示以證照，卽放行。過橋前後因沿岸不能逕折，轉相反方向繞圈折回。車抵美境，仍循河而返出發處，沿岸亦頗可觀。在遊過一帶，觀者流暢，前清猶，蓋坎岸，語而美，岸低也。返市，購紀念小品六三件，或晚後再至望聞坐島，擬觀彩色電燈照射水面之狀。惟因購夜車臥票，乘車遲乘，以時車遊，斯午城，亦候至七時半，去則而別，登車當

一車中翻閱遊覽手冊，記有各種雜事。如登身桶車，隨瀑下降。如由橋躍水，游泳遶岸。如架索峽上，非僅行走，更作負人推車等事。凡此皆冒險獻技，有因之喪生者，亦有退試多次無恙者。在此故意自殺之案頗多，惟更慘者為遊客於無意中遇險，而因勇奮援人，以之犧牲者，尤為可記。

「瀑布在冬日別有景緻，瀑下冰片積凝，接兩岸成橋，遊客亦以走冰橋為常。某次，多人在冰橋之上，忽覺立脚處動搖，同時間冰碎老聲，知冰橋且岌岌破裂，互促奔返兩岸。有坎人施丹頓夫婦，在橋中部，聞聲趨岸，以距遠步艱呼

援。有一美青年名希可克 (Burrell Heacock) 者，本已抵岸，至時奔返往救。至則冰已脫離兩岸，隨流而下，漸近漩渦急流。岸上人呼救火車至，亦無計可施，惟有從鋼橋投繩索以候。希所立冰塊先抵橋下，見索猛握，竟得懸身空中。見者無不歡呼。但橋高百六十呎，希於半途力盡下墜，卒溺冰下。施氏夫婦知己絕望，下跪互抱，於祈禱中遇難。

「另有一未必真實之掌故：相傳印第安人舊俗定期選一美貌女郎，駕小舟滿載花果隨瀑下墜獻神，曾有英勇酋長，因愛女被選，不忍獨生，另駕一舟追及，同殉瀑下云。」

(三十四) 坑原

美國的天然風景所在，常為政府開為公園。譬如納加拉的山羊島與望園，是紐約州政府經營的。除了各州的保留地外，全國有十九處國營公園，由聯邦政府

的內政部管理。全國公園中最大的是黃石公園，佔地三千多方里，以噴泉之多著名，據說全世界其他地方併起來還不如那裏多，我久慕黃石聲名，曾經打聽過，很想去一看。但地方太大，好看的東西又不聚在一起。若乘公共遊覽車周遊一次，費用約等於學生時代的一月生活。車票經紀人見我猶豫不決，勸我到大坑原去。據他說，那裏的風景與別處山水絕對的不同，非一看不可。而且離山容費（Santa Fe）鐵路幹線不過六十哩，這段支線行程，所費極少。公園的面積雖然也有九百多方哩，多數遊客並不踏履下坑，只在坑邊瞭望，便可得一永久不忘的印象，我終於採納他的建議。

六月十六日，晨抵大坑原（Great Canyon），下車離站，地漸高，行近愛爾托之（El Tower）旅舍，舉世無匹之奇觀突現於眼前。此坑原與普通山谷大不相同，蓋邊緣高地絕平，其與天空相接處，為現一水平線，而中間驟陷，成一大坑，坑中又非平地，巖石呈種種形狀，且有各不相同之彩色。予下車時本以

查票員誤置予之車票，頗感不快，至時乃完全忘却。予等所至爲坑原南緣，與北緣相距十哩許，而坑長五六十哩，深約一哩，底有哥老位度河 (Colorado)。不知坑原之地質歷史者，或且以坑爲地震一類之突然變化所成，其實則由於河流沖壓，加以氣候乾燥，植物甚鮮，風雨侵蝕尤易，於是數千萬年來之不同地層，乃同時暴露。各種巖石之堅固程度既不同，受侵蝕之深淺自各異，或成絕壁，或成平台，或成階級，或成斜面。善想像者視之，必能隨處發現各種人物禽獸之狀也。沿坑緩行，非特觀瞻轉移，巖石之色彩亦以空氣與光線之不同而變化，令人久視不厭。旋有一童子奔來，授以廣告，謂附近哥氏 (Folsom) 兄弟照相館將映坑原探險活動影片。乃准時前往。弟就影片演講其一路經歷，兄則已於探險中喪生。影片中所示爲哥河上下游山水，得見不能實履之險景，洵不虛行。館中有哥氏遊記出售，內附極好照相多幅。旋出館返市午餐。下午乘遊覽車遊赫士嶽 (Hitchcock)，自旅舍沿坑而西，來回三十餘里，納費三元。所見與上午大同小異，惟

由中途某處，可望哥河。返觀何比（Hopi）族印第安人表演戰舞，佐以吶喊鑼鼓，頗有趣。旁有何比屋，係何比族人簡陋住屋之式，陳列其手工出品。聞大宗何比人即居住於坑原以東，彩繪沙漠（Painted Desert）之邊境，雖與白人接觸甚多，迄今不變其習俗云。時已傍晚，乃坐於旅舍近處，再望坑原，以日斜影長，頗多近午時不能見之變幻，旁坐美國少年語予曰，久聞大名之大坑原，不過如此，一觀已足，殊不想重遊也。予漫應之曰：然君不能否認其確有一觀之價值。自思他日果有重遊之機會，深願隨一地質學家下坑過河，細探一切，必有更大之樂趣。」

（三十五） 歸途

「七月十六日 是晚啓程離紐約。

「七月十七日 晨過野牛城，入坎拿大境，傍午抵多浪都（Teronto, Ont.）。

午餐後換車至麥克內哥耳口 (Port McNicoll) 易乘船沿湖而上。船中頗舒適。舟行與車行票價相等。膳宿皆另計。

七月十八日晨，船從胡浪湖 (Lake Huron) 入上湖 (Lake Superior)。經湖中蓋冰而較高也。湖上涼爽如深秋。

船抵非九四晨抵威廉口 (Fort William, Ont.)，登岸改乘車。晚過溫內西 (Windsor) 抵曼多華 (Manitowishong)。

七月廿一日，乘車經沙法加川省 (St. Lawrence) 中，見多荒地頗瘠。爾時美利與坎拿大 革命時無冷氣設備。

七月廿五日，晨抵彭府 (Pembroke) 處。彭府處洛基山 中，海拔四千五百餘呎，為消夏勝地。非特風景佳麗，兼以溫泉著名。聞五大泉 日出青萬加命超過九十度之溫泉。而積雲三百餘方哩之洛基山 公園，即於此設管理處。此積積約等於黃石公園 十之八，然有鐵道橫貫其中，在我等不備汽車之極少數人視之，實為一

大便利。

「有」在東美業收師之單身旅行者，在車中極與清和謙以約其獲得意志做 (Lake Louise)，決在彭府下車過宿，已向收太公司 (Canadian Pacific) 所設彭府溫泉旅館預定房間，至時即乘公司所備客車前往。旅舍極寬廣，樓房幾始完工，費百萬金以上，建築與陳設俱參蘇格蘭封建氣味，單人房間每夜七元。予等初以此爲彭府唯一旅舍，故從早預定，惟途中已見普通旅店多家，同儕頗露悔意。予慰之，亦以自慰——曰，苟宿他處，出入必多不便，加上車資，亦未必便宜耳。乃登記進室略息。

十時半乘遊覽車而奮意進湖發。道旁遇一熊，據云此間熊不畏人，人亦不畏之，驅車者略停，予爲照一相。約半途，過杜敦峽 (Turquoise Gorge)，下車步往觀之。兩旁絕壁，杜敦敦溪奔馳其間，成小瀑布數起。登車再進，下午一時抵湖邊。湖蓋取名於魯意士公主，英后維多利亞之女，而其督阿吉兒公爵

之夫人也。坎太公司於此亦建一偉大別墅（Chateau Lake Louise），以便遊客。湖水如碧玉，秀麗可愛之極。據云水色因日光氣候而生變化，晨暮且呈紫紅色，爲難置信。湖面海拔已不下於四千六百餘呎，而環湖山巒尤多壯觀之得寸五六，有能盡道其名者。其易記者有馬鞍山、魔鬼指、大峯巒、小峯巒，而最高者爲維多利亞峯，拔海萬一千三百餘呎。自別墅前觀，湖後之山實與湖同等美麗。近而低處多松柏樹木，遠而高處則冰雪厚積。午餐後於別墅前爲湖攝一影，沿湖邊小道步行，回察別墅於湖後。所措四時節需啓程返彭府，頗不忍離。

「返彭府後，在旅舍四周散步觀察，環繞皆山，高者上積冰雪，青色之弓河（Pow River）曲折其間，較近之山適成遠景之框架。同伴話予，謂今日所遊山水，爲生平所見之最雄偉，亦最秀麗者，予深以爲然。時天已漸黑，亦漸冷。仍返旅舍晚餐。早寢。

「七月二十二日晨，登車，離彭府，繼續西行，一路山景甚好。上午過分

水嶺，海拔五千三百餘呎，爲坎太鐵路全程最高地點，亦即阿耳李塔 (Allerta) 與英屬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兩省分界處。由此而東之河流均入大西洋，由此而西則入太平洋。公局特於該處建一門壩，其下天孫遂彙分東西流。過分水嶺不一刻鐘，卽入有名之盤旋隧道。隧道有其時在兩隧道之間，車之進行適與全程之方向相背。蓋每一隧道盤旋一周，出口卽在入口之下。兩隧道六千呎黑暗途程之作用，全在使車下降九十餘呎。聞未開隧道之前，此段鐵路斜度爲千分之四十五，今則減至千分之二十二矣。自此而西，車沿錫馬河 (Kicking Horse River) 行，山漸峭，水漸急，直至錫馬河流入哥倫比亞河 (Columbia River)。水勢始突緩。此後鐵路卽與哥河並行，亦多峻險可觀處。下午，經康騰脫隧道 (Connaught Tunnel)，長過五哩。聞此隧道較十餘年前舊路省去七圓潤之盤繞。五百餘呎之升降，與四哩餘之觀雪棚。又過亞爾培峽 (Albert Canyon) 下車俯視。河水在百五十呎處下。傍晚至西福木士 (Seannous)。坎太公局

以夜行有負好山水，特於適士畫普湖 (Shuswap Lake) 上建一簡單旅舍，予等皆宿於是。地頗幽靜，旅舍外幾不見其他房屋，蓋山中小村也。連日習於車中及彭府等處之物價，此地食宿之廉，乃大出意料之外。予之同伴，每餐向必先言食欲不振，再選最豐饌以自導者，至時亦毫不遲疑，指定頗豐盛之全餐。

【七月二十三日是日路程仍倚山傍水，風景不弱於昨。最初沿適士畫普湖。過適士畫普後，有南湯生河 (South Thomson River)。至康羅普士 (Kamloops 印語「會水處」)，南北湯生河會合，成康羅普士湖，旋又漸狹，又稱湯生河。湯生河上游隧道頗多，惟風景則下游更勝。喪亡口 (Jaws of Death) 一帶最險，河窄山峭，對岸巖石呈種種怪色。過此，湯生河流入法累受河 (Fraser River)，火車由河東過離水百四十呎之橋以至河西，沿河數十哩風景，幾有一哩勝一哩之勢。最著之峽稱冥府關 (Hell's Gate)。過此不久，河道即可航行，鐵路亦用雙軌。不百哩即抵樊奇佛矣。】

中美文化之異同

編者要我討論中美文化，或回憶留美生活。恰巧檢到一封信說稿子，是十二年前在士丹佛大學 Cosmopolitan Club 的宴會做的。雖然所說非常膚淺，但很有些像討論中美文化，而且也總與回憶留美生活。所以就譯給編者。——作者誌

各國之間的風俗習慣，一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一方面有相異的地方。很多人常說，我們應當着重同點，忘却異點，以為那是消滅國際仇恨的最好辦法。這些人的用意固然很好，但他們的認識至多只有真理的一半。因為異點未必是衝突的原因，而衝突的真正原因往往是同點。或者目的相同，或者方法相同，最普通的原因是心理相同，以自己的行為為正當的；以別人的行為為可笑的或不通的。兩人打

架，決非但因一高一矮或一胖一瘦而然，必因同食一種貨物而各以別人爲不應得，必因同愛一個女人而各以自己爲最適當，必因同有鬼器而各疑對方不是自己的對手。所以親愛和睦之道不在忘却差別，而在互解差別。茲擬略舉美和中國的異點，以見雙方各有理由，也各有可笑之處。

照人類都以自我爲中心的通病，我應當先講與敵國人不合情理的地方：敵國自稱中國，因爲它在北之南，而在南之北，在東之西，而在西之東。這理由可以說是絕對不能反對的。所可怪的是一塊離中國很遠的水竟然稱爲地中海。

敵國曾有憊倦力過於疲遠的人，看見外國人姿勢挺直，創造一種學說，說外國人的膝部是僵直不能屈伸的，所以跌交之後不容易爬起了。傳說前清的軍事專家曾經考慮採用這學說。

敵國的老太太們見了那些預備出洋的青年們，往往用十二分憐惜的口氣問道，天天老吃牛奶麵包，怎樣過得去。但這種可笑的見解她們並無專利。有一個

敵國同胞會被本市某教會請去指導些青年教友吃中國飯。他們很對地預備了筷子。筷子之外只有白米飯與黑醬油。我想那些青年從此決定不到敵國去了。問題說到食品，敵國同胞在美國常碰着一個問題：「你們支那人不是吃老鼠的嗎？」通常的回答當然是一個很重的「不」字。但我不願意說得這麼確定。憑良心說，我不記得曾經吃過，也不記得曾經看見人家吃過。但我曉得記憶不是萬無一失的，況且敵國的面積大，人口多，歷史長，按諸科學精神——這精神我曉得西方人比東方人看得更加重要——難保絕無一人吃過一次。無論如何，我認爲這問題是絕對公平的，和「你不是吃牛肉的嗎？」一樣，不能說發問者故意地瞧不起人，除非發問者的意思說有人吃了吃不得的東西。如果那樣，那麼他太看不起邏輯了。

新舊大陸有一件最簡單的相反的事情，就是街道上行車的章程。此地靠右走，舊大陸靠左走。諸君如想渡太平洋，千萬記得到了那邊之後，左而是對的，而右面

右面是錯的 (The left is right and the right is wrong)。

在美國，小說或電影裏的英雄總是一種體力過人的好漢。這與敵國的風氣完全相反。在敵國，好鬥便算不武，而且武總不如文。這層差別似乎與演化原理背馳，更加可怪。美國的生命財產萬分安全，男子似乎並無武力自衛的機會。

另一件大不相同的事情是婚姻。在敵國，結婚向來是戀愛的開始，而西方却聽說有「結婚是戀愛的墳墓」之感歎。敵國男女婚約往往由第三者提出，至少須經第三者居間介紹，才是正當的辦法。當然，現在的敵國青年已在那裏採用西方的直接交涉，雖然他們在宣佈訂婚的時候仍要請出兩個名義上的介紹人。此輩——大多數留美中國學生當然在內——以為舊制絕對不合情理，不能容忍。不過據我所知，即在西方的交際場中，兩人非經第三者介紹不便交談，一男一女更無論了。交談小事，尚且這樣慎重，訂婚做見以為比了交談似乎並不見得不重要得多。

有一次聽到兩人辯論中西書籍文具的優劣：

甲君——中國紙太薄了，只可以用毛筆寫。西洋紙厚實，毛筆可寫，鉛筆鋼筆也可以寫。所以西洋紙無論如何比中國紙好。

乙君——這不是中國紙比洋紙壞，實在是中國筆比洋筆好。中國的毛筆不論厚紙薄紙都可以寫，不像西洋的鉛筆鋼筆非用厚紙不可。

甲君——但中國的毛筆只可以寫中國字，不能寫西文。西洋的鉛筆鋼筆非但可以寫西文，也可以寫中國字。所以中國的筆到底不如西洋的筆好。

乙君——那不是中國筆不如洋筆，實在是中國字勝西文。中國字不論中國筆或洋筆都可以寫，不像西文非用洋筆寫不可。而且中國字個個成正方形，既可排直行，又可排橫行，不像西文一定要盤那樣橫行。所以中國字無論如何總比西文好。

甲君——那倒不是西洋的橫行文字比中國的豆腐乾文字壞，實在是西洋的橫

行比中國的直行好。橫行中西咸宜，不像直行只適用於中國字。

那兩位先生的熱烈辯論永遠不像會完畢的樣子，或者迄今尚未結束，也非完全意料以外的事。

再講道德，敵國同胞向來以孔子的教訓做標準，西洋各國幾乎以「基督的」和「道德的」作同義字解。我向來以為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耶穌教人施於人己之所欲的用意是完全一樣的，直到我有一次聽到一位基督徒對一班中國學生的演說。據這位先生的精密分析結果，孔子的教訓是消極的，而耶穌的教訓是積極的。如果這個說法是不错的，下面的故事很可以是真的事件：

一個抽烟的耶教徒和一個戒烟的孔教徒很有精神地辯論某一問題。耶教徒摸口袋找烟捲的時候，不幸只有一根了。他既然十分想抽這根獨一無二的烟捲，當然拿來敬給孔教徒。這位孔教徒既是戒烟的，他認為這是道德上的責任，再也不會把那支烟捲回敬給耶教徒了。

這一類的比較和對較不勝枚舉，我們就此停止罷。我們都相信真理是終究尋得到的，但誰也沒有不許翻印的版權。我們也相信最好的風俗和制度到最後是可達到的，但誰也沒有不許仿造的專利。自從古人傳統或今人潮流的成見定法，執而不化，非但是國際和民族之間的障礙，實在是人類進化的大敵。願共勉之。

附錄二：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詩人吉普林 (Kipling) 曾寫：

東是東，

西是西，

雙方永不交接。

西方尙未聽說有人主張「盤東化」；也未有人叫「打倒東方文化侵略」的口號，或者就是因爲西方人相信吉普林的結果。不過地是圓球之說，也是他們西方人的思想，環航地球更是他們西方人的功績，他們若還相信吉普林，未免難於自圓其說了。

若有人說：

三是三，

四是四，

兩數不能相加。

雖三尺童子，一望而知其不通，難道詩人的邏輯竟不如三尺童子？其實非但詩人如此，政治家也是一樣的。據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七日的泰晤士報，奧士登·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曾以「男子是男子」與「婦女是婦女」為理由，反對婦女參政云。

以上所說，好像有些和西洋的詩人或政治家為難，頗有反對「全盤西化」的意味。

但是三尺童子究竟是外行。照邏輯專家懷海與羅素的理論，凡是對的命題，可以含蘊於任何命題中，所以詩人與政治家，只要看準他們的結論，所引的理由是無關宏旨的。他們即使改用「東是西。西是東」，或「男子是婦女，婦女是男

子」，也無損於他們的結論。不過爲避免無謂的糾紛起見，他們所用的理由確是最適當的。

關於這層，且別說聰明的詩人與政治家當然懂得，就是一般普通商人都會應用。商人的最後目的是賺錢，方法不外乎誠實的與欺騙兩種，最好二者並用。那是必需的結論，因之他們就引「生意是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爲無可反對的理由。

這樣講起來，我們大可取法的西洋的詩人、政治家、與商人、「打倒文化侵略的帝國主義」這類口號似乎太過火些。

所以最妥當的主張，還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至於「體」與「用」的意義，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有人對他的朋友們宣言：「我的家庭採用一種集權與分權的折中辦法，我與內子有兩條神聖不可侵犯的契約：(一)一切大事取決於我。(二)零星小事則

由她自由處置。』他又非正式地解釋道，『好在我們結婚以來尙無大事發生，所以我倒並無多少職務。』

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任何人所樂於贊成的，主張『全盤西化』或『中國本位』的都無反對之必要。

這叫做變化中的統一。

附錄三：

我所見的美國人和美國人所見的我

有人曾把女人分爲聰明的，好看的，和大多數三類。美國人也可以照他們和我的關係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和我熟識的；第二類和我有點認識，可也不大認識；第三類是大多數。

熟識的人應當互相有很深的印象。有是有的，但無從說起。正像有位美髯翁那樣，人家問他睡時長鬚放在被窩裏頭或外頭，他非但回答不出，並且從此患失眠，總覺裏外皆非。

有些認識而不大認識的人互相點頭談笑如儀。印象不能說沒有，可是大部分只關於「儀」而不關於人。中西體俗不同市上已有專著討論，不容我多讚。

最重要的是大多數，尤其因爲美國人相信民治主義。但互相既不認識，所有

的印象當然十二分膚淺。視覺印象是照相機那般得到的，聽覺印象是收音機那般得到的。此外只有些在地道車裏經驗到的嗅覺印象和觸覺印象，更不足道。除非不認識的人之間有時發生一種有趣的關係，如我所記得的幾幕：

第一幕 在士丹佛大學友誼堂

正在房裏看書，忽然有人敲門。一聲「請」後，只見專送校內信件的大胖子跟着位四十多歲的同學走了進來。這位同學在友誼堂最近才見過，大約是中學教師乘暑期來進修的。他先開口：「不曉得你肯不肯替我從房門上的小窗爬進房間去，因為我的鑰匙忘掉在裏頭了。我願出一塊錢酬勞。你若不放心，我已請這位先生來證明我是那房間的主人。」

幫他的忙原是應當的。不過有了「保人」在場，反使我感到爬窗口是梁上君子的勾當。而且那一塊錢的預約更使我不好回答。他見我猶豫不決，又加上一句：「保人輕便，一定爬得進。」這立刻給我一句很得體的話：「我就是怕爬不

進。不過他的問題也得解決，剛好想到了瑪瓊娜掌廚子的頑皮兒子叫做Robert Woo的，乃舉以自代。

第二幕 在大坑原

火車開出芝加哥不久，我那張非常之長的聯運來回車票就被查票員收去保管，只取得一張電車票那樣的小票做收據。車到大坑原時，車票照例應當發還旅客。但我的那張始終尋不着。只得聽從查票員的話，儘管下車遊覽，等到上車的時候再說。

好在大坑原的偉大風景果然名不虛傳，使我幾乎完全把車票被遺失的事忘了。直到將近上車的時候，說也奇怪，我居然竟日並未感到憂慮。後來因為一個同道旅客的同情談話，這件不快的事情才又掛在我的心上。這位先生的長篇談話包括三大要點：第一點是罵火車上辦事人不應當這樣疏忽，罵得很凶。第二點是說我太忠厚了，應當當時向那查票員索取筆據，因為尋不着時他不見得自願賠出

來。第三點是表示他願意盡力幫我得到最後的勝利。那時候我們已經走到車站，查票員居然把我免票放了過去，但走不兩步，那查票員忽又叫我回去，我想還是上了車再和他理論，正待裝裝跑上車時，已被他一把拉住。

原來我的那張車票已經發現了！就在那位新交朋友的袋裏，躲在他自己那張同等複雜的聯運票的背後！

第三幕 在南太平洋鐵路的客廳車中

聽到有人說「哈羅，你不是齋大使麼？」我以為施公使也在車上。抬頭看時，只見一個大腹賈式的美國人，正在向我說話。我慌了，趕緊說敝姓是沈。對於大使頭銜則並未表示。記得在出國之前曾經聽得某人向一批將近放洋的學生演說，有一警句是「你們是中國的大使」。

那人對於我的來歷當然不便深究，而且他忙着講他在中國的經驗。他講得最有味的是在張王將那裏吃的三席，聽上去是滿漢全席那類的長期大吃。

「是那一位張上將？」好容易找到機會插入一問！

「你知道，是在北京頂有名的那位張上將！」

本來還有幾個問題想打聽一下，被一陣徒然之感阻住。

第四幕 在討浪士的美國領事館

推進門去，祇見五六個衣冠不很齊整的人擠在櫃檯前面。第一個念頭是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等我的機會。但祇見人進來，不見人出去，櫃檯前面的人有增無減，覺得坐着是永遠輪不到我的。這一次祇好對不起好幾年的美國社會教育，暫時放棄已成習慣的「魚貫」式，恢復一下中國本位的「蜂擁」式了。就厚着面皮擠上去。

原來櫃檯裏面祇有一個女職員，雖屬妙齡，却很老練，因為她用對小學生的口氣對我說，「不要忙，等着自會輪到你的！」我雖有三分慚愧，却有七分不平，低聲自言自語地回了一句，「希望真是輪次序的！」她望了我一眼，看見

了世界教育會的徽章，立刻轉倨爲恭地走過來，和顏悅色地問道：「你是上這兒來參加世界教育會的麼？有甚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麼？」

我就拿護照給她去請領事簽「見了」。她還開談些「你英文講得真好！你也會講法文德文麼？」

第五幕 在紐約坎拿大太平洋公司

公司職員問我要證明我是學生的文件。

我 文憑成不成？

他 你不會有一個學位吧？

我 是的，我些微有幾個！

附錄四：

錯誤的標準化

十年前見一小冊子，標着這個書名：錯誤的標準化（*The Standardization of Error*），著者是 V. Stejneger，其中所論教育哲學，實際上與通行的情形堪稱暗合。十年來默察世界大勢，足見這派哲學的信徒增加得異常之快。現在天下幾乎沒有一人不在生產，運輸，或消費「標準化的錯誤」。祇是，正像葉君（大概是 Mr. Jourdain）不自知其天天所講是散文那樣，他們，尤其是消費者，自己也並不曉得所做是何勾當。因此，不免將這已經陳舊的理論譯述大要，介紹一番。

（一） 需 要

假設你的店裏在五月一日有一雙襪。六月一日那雙襪或者已經賣出，或者尚

未賣出。祇要經營得法，經理誠實，結賬的時候，你若未得現款，至少那隻櫃還在。五月二日你所有的知識在六月一日怎樣，那就難說了。你或者會發現，原有的知識已經宣告無效，但又並無現款或其他替代品。譬如說罷，你本來以為月球是綠色的酪乳構成的，後來四面八方的人都逼着你放棄這見解，但你並不因此知道月球究竟是甚麼東西構成的。這類損失，每年智識界遭遇的真不少呢！

據有些哲學家的意見，真理是像摩登姑娘們的時裝那樣常常要改變的。許多問題的研究進程經過三個階段：（1）是這樣的，（2）何以是這樣的，（3）並不是這樣的。這比了黑格爾（Hegel）的正，反，合三階段似乎更加可以普遍適用。

觀察與實驗——現代科學家尋求知識的途徑——非但手續麻煩，根本不是妥善的方法。某一假設經實驗證明之後，依然可以被另一實驗推翻，這不是開玩笑麼？

退一步講，暫且不計知識失效後不獲代價的那些損失，即使每一件舊知識可以換一件新知識，僅這交換已經足夠擾亂世界的和平而有餘。記憶成爲求學的障礙；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勢必時常衝突；教科書不時有改編改印的必要，因之書籍雖然加價，而書商仍不免重大損失（也有人認爲書商藉口加價，借此更可獲利，這種意見分歧的地方，就是人類不安甯的一端）；一個根據「每人必需每天洗浴」的生理學說而創辦的肥皂廠，擇吉開張不久，就因爲生理學家最近又發現「並非每人必需每天洗浴」而不得不宣告停業清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該是想想辦法的時候了！

(二) 模 範

所以我們所需要的知識是永久不變的知識，是不會失效的知識，是觀察所不能傷害，實驗所不能侵犯的知識。

淺薄之徒一定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但這不是不可能的。請看數學：二加二等

於四，四方形有四條相等的邊與四隻相等的角。這些不是觀察與實驗所永遠不能侵犯的知識麼？

爲甚麼二加二等於四？不是因爲大家公認四就是二加二所得和數的名稱麼？所以我們所要的是根據定義的真理，不是根據觀察與實驗的真理。數學不是因之稱爲最純粹的科學麼？我的主張是採用數學的方法，大規模地應用於一切智識。

(二) 應用

讀者不要以爲我在開玩笑，也暫且不要疑慮我的主張不切實用。布丁的證明全在吃。

事實上我的方案早經各處試行過，而且成績很好，祇是尙未系統地推廣罷了。

例如「基督徒都是好人」這話便是定義。倘若你發現每星期日上禮拜堂的某

君侵吞公款，因而企圖否認這定義，你的意見馬上會被其他基督徒們證明為荒謬可笑，因為「假設某君果真侵吞公款，他就不是基督徒」了。

但倘若你說某一共產黨員，猶太人，或哲學家「不是好人」，因為這些人太疏忽，尚未自己定義為好人，這問題就不容易解決了。

東西文化是否互相衝突？這問題初看似乎頗費研究。但朱爾典 (D. S. Jord) 說得好：「文化不能互相衝突。如果衝突，他們便不是文化。」於是聚訟多年的難題一言立決。

駝鳥有兩種：一種是動物學家所實地觀察研究的，一種是文學家，哲學家，道德家，與演說家所定義的。前者的描寫在圖書館中可以找到好幾千頁，但往往含糊而欠清楚，有時各家所說且難免矛盾。後者的定義則非常簡要精確，即「一種遇到困難將頭埋藏的鳥」，凡駝鳥都是這樣的，凡這樣的鳥都是駝鳥，絕對無變通的餘地。定義的駝鳥既不浪費我們的時間於實地觀察或檢查書籍，又不覆翻

子那樣有絕種的危險。讀者試想像一缺乏這種駝鳥的世界，一個國會議員或寫評論者在要諷諷政敵盲目不見危險的時候，將陷於怎樣困難的情形呢？

(四) 結 論

歐戰結束後有某將軍寫了一本書，發表戰時造謠說謊的方法與效果。書中有兩點很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在戰時與平時都適用：

第一、說謊是最有效的方法，絕對不是罪惡。飛機潛艇炸彈魚雷毒氣都已用了，區區謠言還算什麼？

第二、說謊時當然不可自認。但秘密既經公開之後，仍不妨再用一次，祇要這樣說法就行：「你們現在當然不像從前那麼會相信無根據的宣傳了，但上次我們所創作的故事這次竟被敵人所利用，因為從前我們誣賴他們的事情現在他們真的實行了！」

西風社圖書一覽

◀ 西風各期刊定戶優待九折 ▶

<p>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編譯</p>	<p>漢英對照 浮生六記 沈復著·林語堂譯</p>	<p>西風信箱第二集 光明之路</p>	<p>戰地春夢 漢明威著 林疑今譯</p>	<p>特許全譯本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黃嘉德譯</p>	<p>紀念徵文集 默禱</p>	<p>大腿戲 社會暴露文集</p>	<p>修養名著 幸福的人生 卞啓源編譯</p>
<p>翻譯論集 執筆者為嚴幾道林語堂胡適魯迅俞孟樸等 黃嘉德編</p>	<p>大地的嘆息 威爾士著 黃嘉德譯</p>	<p>人生·修養 人生之路</p>	<p>漢英對照 冥寥子遊 屠緯真著 林語堂譯</p>	<p>徵文集 樊籠</p>	<p>西風信箱第四集 木偶戲</p>	<p>社會暴露文集 創子手 定價八元</p>	<p>世界名著下場 長篇小說 馮德夫人著 黃嘉德譯</p>
<p>有不屑齊漢英對照 古文小品 陶淵明等著 林語堂譯</p>	<p>流浪者自傳 歐維斯著 黃嘉德譯</p>	<p>心理·修養 個性修養</p>	<p>三週紀念徵文得獎集 天才夢 水沫等著</p>	<p>西風信箱第三集 活地獄</p>	<p>紀念徵文集 得意書 黃嘉德選譯</p>	<p>婦女問題 論文集 新女型 黃嘉德著</p>	<p>婦女問題 論文集 新女型 黃嘉德著</p>
<p>漢英對照 揚州十日記 王秀楚著 毛如升譯</p>	<p>西風信箱第一集 徬徨歧途</p>	<p>西遊回憶錄 沈有乾著 定價七元</p>	<p>變態心理漫談</p>	<p>文明病 社會暴露文集</p>	<p>羅斯福傳 盧特威著 黃嘉德譯</p>	<p>西風信箱第五集 失樂園 定價九元五角</p>	<p>後文集 供狀</p>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桂一版

西遊回憶錄

每冊實價柒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沈有乾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桂林太平路二十一號
西風社
桂林郵箱第三三三號
電報掛號三六〇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